傑十同咸

章君穀著

章君穀的作品

咸同十傑
新台幣拾貳元
港幣貳元肆角

戊戌六君子
新台幣拾肆元
港幣貳元捌角

咸同十傑

章君穀著

皇冠叢書第二七五種

咸同十傑

章君穀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台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四二巷二號
民國六十年八月初版
定價 新台幣拾貳元 港幣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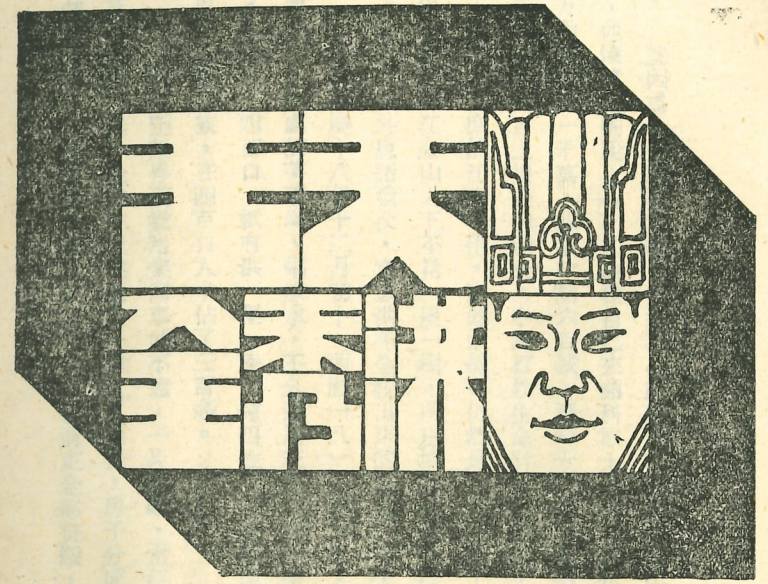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內政部出版業登記證內台業字第六七九九號

傑十同咸

著穀君章
圖林未廖

目錄

天王洪秀全……七
東王楊秀清……二一
南王馮雲山……三五
西王蕭朝貴……四九
北王韋昌輝……六三
翼王石達開……七七
曾文正公爲誰而戰……九一
胡林翼苦守武昌城……一〇五
左宗棠揚威天山外……一二一
李鴻章氣燄有多高……一三七



就因爲一個聰明好學，富進取心的廣東花縣農家子弟，一連四次名落孫山外，不曾考中秀才，他憤憤然的說：『不如由我自己來開科取士吧！』居然就引起近代中國最慘烈的一次戰禍。雙方動員兵力一千萬，連續攻陷六百城，歷時十六載，死傷達一億，兵災地區除了中國本部十八省之外，還得加上川邊的西康。中國百姓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可勝數。一直到戰禍平息的四個月後，我國最富庶的江南一帶，京滬沿線，仍然是荒烟蔓草，殘瓦斷垣，蘇州祇剩了一座完整無缺的虎邱塔，鎭江金山之下不見一屋一樹，南京城裏往往步行四五里路見不到一個人。在我國歷史上所有的內亂外患諸戰役，實以洪秀全抗出來的這場太平天國之役，所造成的毀滅與破壞居第一。

遜清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西曆一八一四年元旦，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誕生於廣東花縣西北二十里處的芙蓉嶂、福源水，不久遷居花縣西南六十餘里的官祿坳。地在廣州市以北一百里，全村人丁四百口，祇有洪、巫、凌、鍾四姓，一概是由嘉應州（梅縣）遷徙去的客家人。其間以洪姓爲大族，在四百口人中佔了三百多。

官祿坳距離粵漢鐵路樂同車站不遠，一片平疇，常年青葱滿目，居民幾於全部務農，文化衰落，生活簡樸。全村住屋建築在一口大水塘後，房子分成三排，洪秀全的家在第三排西首，坐北朝南。原屋已在咸豐四年（一八五四）被清吏全部焚燬，連根剷除，而且下令永遠不許重蓋，祇

剩下一對小石獅子，是洪秀全幼年唸書、壯年教讀所在那座私塾門口的舊有物。

洪秀全的父親洪鏡揚，是個家道小康的自耕農，他先後娶過兩位太太，元配王氏，繼室姓李。所生的三子二女，長仁發、次仁達、三女辛英、四子秀全和五女洪宣嬌，都是王氏夫人所生。洪秀全乳名火秀，族名仁坤，洪秀全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當他自封天王後，他又改了個名字叫洪日。

小時候，讀書、放牛，乘此機會與鄰兒遊戲，全部童年生活，如此而已。不過，洪秀全異於常兒的地方，是他生性暴躁易怒，總要出人頭地，當娃娃王，旁的孩子不順從他，每每揮拳就打。據說，有一天洪秀全帶着一羣小朋友，在村外三堆石玩耍，他當皇帝，命小朋友向他朝拜。正玩得高興，忽然下起雨來，洪秀全便拿一條手巾，高高舉到頭頂心上揮舞，然後一聲喝令：『雨停！』轉眼之間果眞雨過天青，於是有人相信他是眞命天子，可以號令天地風雲。又有一次，洪秀全跟村中少年鬥蟋蟀，他說他要默禱，倘若他將來位登九五之尊，那麼他的蟋蟀就能鬥得過公鷄。默禱過了，剛一放手，他那隻蟋蟀竟然蹤到鷄頭上去，死命的咬住鷄冠不放，終使公鷄鎩羽敗逃，從此洪秀全便以未來的皇帝自居。說這兩則故事的，前者是洪秀全的堂姪孫洪顯初醫生，後者是太平天國遺老，往後加入了興中會的宋居仁。

洪秀全七歲啓蒙，他確能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而且無須父兄老師督促，自己就曉得勤奮努力，好學不倦。因爲他在私塾中的進度遠勝於一般同學，所以老師限定他一天只准讀十三頁書。要不然的話，老師將會只教他一個人都忙不過來。洪秀全天賦高，又肯用功讀書，少年時期他是個人見人誇的好子弟，塾師樂於免他的束脩，親朋戚友不時予他餽贈，使他從小到大不至於輟學。他的父親更對這個么兒鍾愛異常，人前人後輒時引以爲傲。但凡有人誇獎洪秀全一句，他便歡天喜地的請那人回家喝杯茶或竟吃頓飯。自幼生長在這種『人盡捧之』的環境裏，洪秀全更是自負得很，他一心以爲取功名猶如拾草芥。

然而，科舉時代，有所謂『一財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的說法，赴考應試中與不中，據說是上列五項條件缺一不可。因此洪秀全在十三歲那年就成了只差沒被主考官取中秀才的童生，而且每回應童子試必定是他得冠軍，可是偏偏一連四次應鄉試考秀才都名落孫山外。十六歲上廣州應試的那一回落了第，他開始在家鄉當塾師圖個教學相長。二十四歲他再去廣州赴考，曾經投身粵東大儒朱次琦的門下聽講，所以他跟往後的保皇黨第一號頭目康有爲算得是先後同學，同門異戶。

這一次應試又告失敗，洪秀全在完場後意興怏怏，漫步街頭，他在廣州鬧區老城雙門底大街

上，看見一個寬袍大袖，束髮於頂，穿中國道士裝的洋教士在『講街書』——傳教，旁邊有一個中國人充任翻譯。洪秀全當時還以爲他們是看相算命的哩，他貿貿然的上前問一問自己的禍福凶吉。洋教士莞爾而笑，很勉勵了他幾句，又被洪秀全誤認爲江湖口腳，模稜之語，他一聳肩膀廢然離去。

不料第二天在龍藏街貢院前面又瞧見了這兩位，洪秀全閒來無事駐足聽了一會兒，這才明白那洋教士是在宣揚一種外國人所信的宗教，講完了道，洋教士便請中國翻譯分送書籍。洪秀全走上前去接過一本，一看封面上印的是『勸世良言』四個字，編著者是廣東高明人梁發。此公是全中國第二位接受洗禮的基督教徒（第一位是在澳門受洗的蔡高），又是基督教會選任爲中國牧師的第一人。

從廣州回花縣，洪秀全百無聊賴，繼續當他的三家村猢猻王，這時候他已經娶了鄰村的賴家女兒爲妻，此即爲他成天王後所封的『月宮娘娘』。他回家後也曾信手翻閱過那本『勸世良言』，在正統派食古不化的中國讀書人心目之中，洪秀全仍然認爲基督教是『旁門左道』、『異端邪說』，於是甩手把它拋到書架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這個時候爲止，洪秀全對於基督教的全部認識，不外乎下列各點：

一、洋人熱心傳教，頗具百折不回的毅力。

二、也有中國人相信，而且爲之著書立說，擔任翻譯。

三、基督教拜上帝爲天父，天父有個大兒子叫耶穌。

四、基督教廢棄偶像，打擊魔鬼。

五、基督教標榜信主的進天堂，不信的下地獄。

六、基督教徒自稱他們有一本天書，——其實是聖經。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洪秀全二十五歲，他第三次上廣州省城赴試，結果竟然又是榜上無名，屢試屢敗，自難免刺激越來越大。一發榜他便發了高燒，迫不得已僱了一頂轎子回家。一到家門他就臥床不起，當天午夜，洪秀全竟然夢見有黃袍童子，——其後又改口說是天兵天將前來接他登天。洪秀全自份必死，他把他的父親、繼母、哥哥妹子和妻子全部請到床前，口口聲聲說他有負父母的養育之恩，要求他妻子爲他守節撫育孤兒。話方說完他就兩眼緊閉，五官知覺全失，看上去就像果眞死了一般。可是據洪秀全自己後來的說法是他當時神志清楚，心靈還在活動。他說他忽然看見一條龍、一頭虎，還有一隻公鷄齊同走進了屋子來，還有好些個人，一面奏樂移一面步向前，他們抬着一頂極其華麗的大轎，請他乘坐，於是洪秀全就不由自主的坐了上去。

洪秀全坐着這頂大轎，到了一處光明燦爛，氣象萬千的所在，有許多高貴優雅的男女出來向他敬禮，表示歡迎。

當他從轎子裏走了出來，又看見一位後來被他改稱爲天母的老婦人，引導他走到一條清澄見底的小河邊。這時候老婦人責他混身汚穢不堪，親手替他把週身洗得乾乾淨淨，然後把他領到一座宮殿，宮殿裏有許多年高德劭的古代聖賢。他們居然爲他動起了大手術，把洪秀全的肚皮剖開，取出他的五臟六腑，再換上鮮血直滴、簇括拉新的一副。妙的是開膛破肚全不疼痛，而且立刻收口，當時既不流血，事後也不見疤痕。

換了一副嶄新的五臟六腑，洪秀全由那些古聖先賢簇擁，又步入一座四壁鐫有格言和古訓的宮殿，然後再進入一座閎偉壯麗、至高無上的殿宇。他看見一位披金髮、穿黑袍的『阿公』（後來就改稱天父上帝了），巍巍然上坐於最高寶座之中，阿公一見洪秀全，就兩眼掉淚的說：

『世界人類都是我所生，我所養。人食我食，衣我衣，但却全無心肝來紀念我，尊敬我，甚至有人將我之所賜，去拜事鬼魔。又有人故意忤逆，使我非常惱怒。你可千萬不要學他們啊！』

言罷，當場授給洪秀全一柄寶劍，命他用以剷除妖魔，却是不可妄殺兄弟姐妹。又授以印璽一方，可以制服邪神，還有一枚金黃色的美果，味道又香又甜。洪秀全一一拜領，緊接着他便苦

口婆心的勸那些在場的古聖先賢，請他們敬拜『阿公』。但是那班古聖先賢的心腸既冷且硬，他們甯願去飲酒作樂，也不願對『阿公』禮拜尊崇。洪秀全却能繼續勸導，以至聲淚俱下。這時候，阿公便鼓勵他說：

『奮勇放膽去幹這個工作吧，如果遇見困難，我必定助你祐你！』停一歇，『阿公』又跟在場的年高有德之輩們說：『洪秀全果然是堪任斯職的啊！』

然後，阿公離座起立，親自引領洪秀全，從上而下，俯瞰人間百態，他感慨萬千的說：

『你看世間的人，全是反心的啊！』

洪秀全定睛看處，但見滔滔濁世，芸芸衆生，所有的苦難與罪過，歷歷在目。他深感世人情狀之惡劣，不忍卒覩，有口難言。於是，他一驚而醒，披衣起床，當時只覺得怒火中燒，斷難遏忍。他跑到他父親的面前，拱手長揖的說：

『天上至尊的阿公，已令全世人向我，世間萬寶盡皆歸我了。』

從這一天開始，洪秀全繼續的臥病，不斷的發生幻象，大做其『奇』夢。他在夢中時常見到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他叫他『阿弟』（其實是他當時尚未能確定其存在的耶穌）。這位『阿兄』教他如何採取行動，並且帶着他環遊各方，搜殺妖魔邪怪，牛鬼蛇神。他又聽到『阿兄』

斥責孔子，使他自己都爲之羞慚無地，無從置辯。整整的四十天，洪秀全似病似迷，半睡半醒，時或猛的一躍而起，手脚並用，蹦蹦跳跳，與此同時尖聲大叫：

『斬妖！斬妖！斬呀！斬呀！』

這便是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四十天奇夢奇病，自以爲他受過洗禮，皈依上帝的大致經過。由而可見洪秀全所創立的『拜上帝會』，其實是半由教士傳授，半由自家本店製造的『中國土基督教』。照洪秀全的說法，上帝一共發過四次大脾氣。第一次是連降四十日夜的大雨，遂成太古時代的洪水之災。第二次是拯救以色列人出麥西國（埃及）。第三次係遣其太子（長子）耶穌降生，爲世人贖罪受苦。第四次發脾氣即爲上帝派天使（當他曉得了『天使』的名稱，就不再說什麼龍虎雞、黃袍童子、天兵天將了）迎接他昇天，命他誅妖，復差他降凡救人。前三次在聖經上還有點影子，後者則完全是他因勢利導，胡說八道。洪秀全在病中就曾自封『天王大道君王全』，從此改個名字叫洪秀全，他還作了一首『言志』的詩，口氣大得嚇人。詩云：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

由這一首詩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洪秀全『神道設教』，他的終極目的，豈僅是殺盡『滿

妖』，復我華夏的狹義民族革命而已。洪秀全一有革命意識，就熔冶宗教、民族、政治於一爐，他是有著統治中國、亞洲、世界，乃至全宇宙的壯志雄心的。此所以太平天國實作太平天国，以示宇宙間只有一位『天王大道君王全』的天王洪秀全，再由東、西、南、北四王分治世界各地，翼王作爲羽翼。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然後金田起義的這一段時期，正值滿清國力盛極而衰，清室式微，政風沓泄，軍隊腐敗，兼以民窮財盡，內憂外患又在交相煎迫，所謂老弱輾轉溝渠，少壯淪爲盜匪的空前未有大動亂前夕，只要有人撫臂一呼，星星之火即可燎原。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就當時的內外在情勢而言，都有初步成功——推翻滿清，完成民族革命——的可能。然而，太平軍却在苦戰十六年後終告覆滅，究其因，除了人謀不臧，諸王內訌，抵銷了本身的力量，以及政略戰略的發生錯誤之外。無可否認的，太平軍的當勝而敗，還有兩項重大的外在因素。第一、洪秀全揚棄我國固有文化，倡導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怪誕制度，歸根結底還是敵不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之輩咸同中興名臣的爲維護名教而戰。事實證明中國人決不容許任何人褻瀆其傳統固有文化、孔孟學說，以及盛行已久的佛教、道教，更遑論澈底將之推翻？其次，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以及他所有的部衆，畢生信奉上帝，縱使理論與實際都和聖經稍有出入，但是畢竟雖不中亦不遠矣。爲什麼當年以傳教士爲主流的東侵列强，吝而不予太平天國以大力的

支援，反倒幫忙清廷，迎頭痛擊太平軍？一言以蔽之，主要爲經濟緣故。我時常在想，如果天王洪秀全不那麼深惡痛絕的勒令軍民戒食鴉片，强使瀕臨破產的農村務必自給自足，降低生活水準，全面拒購洋貨。因而和極力開闢東方市場的西方列强發生利害衝突，那麼，一部太平天國史，很可能會全部改寫的。

東西相傷主
主傷相西東

太平軍金田起義，以猛虎出柙，雷霆萬鈞之勢，圍桂林，陷全州，下道州、桂陽、醴陵，戰長沙，略岳州，力克漢陽、武昌。當其時，南王馮雲山全州過境中砲身亡，西王蕭朝貴長沙督陣戰死，太平天國軍政教大權，一概都在砍柴、燒炭出身的東王楊秀清之手，『國人唯知東王，不知有天王也。』所以史家乃將太平天國之興滅，稱爲洪楊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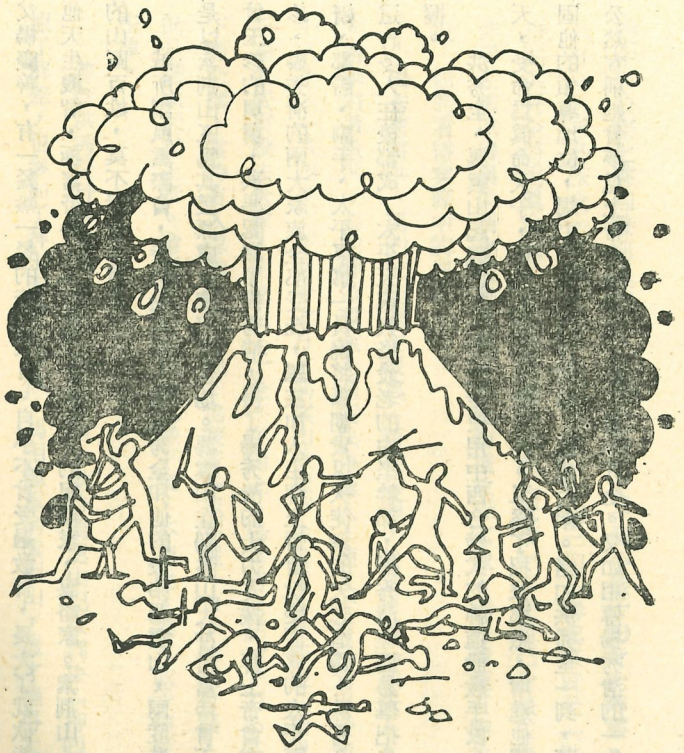
首度攻陷武昌城，時在咸豐二年（一八五三）十二月初四黎明。太平軍在武昌停留了一個多月，整頓戰船，準備順流東下，攻取金陵（南京）。——這正是楊秀清情報判斷錯誤，在全盤戰略上大大的失算，而爲太平天國成王敗寇的最大關鍵。楊秀清在武昌聽說：河南已有重兵扼守。他唯恐攻勢受阻，去鄉愈遠，內心不無惶懼。這才決定改向東行。事實上，當時河南、河北乃至京畿附近清軍防務空虛已極，河南兵力不及太平軍五十分之一，僅祇萬餘而已。北方的八旗、綠營兵摧枯拉朽，不堪一擊。滿清朝廷的看家本錢，滿洲、蒙古騎兵更是一時徵調不及。倘若楊秀清敢冒一冒險，揮師北上直搗幽燕，十拿九穩咸豐二年就是大清帝國滅亡之年。

不過，當太平軍以五十餘萬之衆，帆檣蔽江，樓船東下，進軍之神速卻是史無前例的。清軍由九江之陷到安慶之失，前後不及一星期，蕪湖、太平攻防戰的時間只有一天。咸豐三年二月十日太平軍蜂湧入金陵，將滿城之中的四萬旗兵、旗人屠戮殆盡。四萬具屍首投下了揚子江，江水

盡赤，使亭午陽光都爲之黯然失色。

但是太平軍對待漢族同胞卻能里閭不驚，秋毫無犯，軍風紀之良好令人喜出望外。十三日由東王楊秀清出告示安民，傳令百姓在大門口貼個『順』字，客廳裏擺張茶几，供上三杯茶敬天父。此外到處都貼得有『人人拜上帝，個個上天堂，快來快來拜上帝』的大字誥諭。東王楊秀清從水西門乘黃色大轎進金陵城，先住滿城將軍署，後來便在漢西門何、史二宅設立東王府。二十日，楊秀清躬率諸王百官和聖兵，俯伏江干跪迎天王洪秀全下龍船，乘十六人抬的大轎進金陵『小天堂』。從此太平天國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東王嚴整防守，勵精圖治，『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可是，往後同信上帝、耶穌的洋教士進金陵參觀，卻尖酸刻薄的說，太平天國治理下的金陵是：『苦力王爺的都城。』

這當然是譏訕太平天國諸王，全是農民、勞工出身。例如洪秀全已經一連四次考秀才落了第，如果他不立志推翻滿清，自己來開科取士，他的下半輩子，就唯有一面教書，一面下田耕作。南王馮雲山是個村塾師兼業星卜，西王蕭朝貴是農夫，北王韋昌輝曾爲皂隸，翼王石達開家境最好，卻仍以耕稼爲業，等而下之如天官丞相燕王秦日綱和忠王李秀成是礦工和長工，石達開的丈



人峯，王玉崐素爲訟棍，護天豫胡以晃是地痞……然而太平諸王之中，論出身之微賤貧苦，實則『至貧者莫如東王，至苦者亦莫如東王』。

東王楊秀清，生長在廣西滇州桂平紫荊山區鵬隘山新村的叢山峻嶺之中。五歲父死，九歲母亡，孤苦伶仃，無衣無食，跟著他貧困潦倒的伯

父楊慶善，有一餐無一餐的苦苦度日。自小不曾受過教育，長大了就砍柴燒炭，販賣維生。但是他天生機智，極富野心，可以說是一位天才的組織家、謀略家。紫荊山一帶生計艱難、頭腦簡單的山區百姓，莫不奉他爲首領。

誠所謂風雲際會，時勢造英雄，當洪秀全和他的表弟馮雲山，兩度進廣西創立拜上帝會，正是以紫荊山區爲其發源處及總部所在地。馮雲山在鵬隘山大冲村富戶曾玉珍家中任教，楊秀清是曾玉珍的舅舅，洪馮認識了楊秀清，得了楊秀清的大力支援，拜上帝會方能迅速發展。譬如曾玉珍、楊秀清的兩大家族全部受洗，舉族加入由拜上帝會蛻變而成的太平軍，再加上楊秀清的堂妹婿、鄰居、副手、太平軍第一員驍將蕭朝貴以次徒衆的矢志追隨，洪秀全因而有了第一批會衆。這許多人往後都成了太平天國資格最老的中堅幹部，楊秀清輕而易舉把他們始終置之於自己的掌握。

洪秀全、馮雲山起義之初，完全是使用中西合璧式的神道設教手段，除了竭力宣傳洪秀全昇天，受命爲眞命天子，得異人傳授天書之外。又爲了招徠鄉愚，增進他們對於洪秀全的信仰，鞏固他的領導地位，竭力的製造種種神話，迷惑大衆。諸如洪秀全一到，蕭朝貴的元配楊雲嬌，就公然宣稱她曾夢見上帝命她勸促大衆信服洪秀全。又如相傳楊秀清的一位叔伯尊長楊慶修病逝，

空中有鼓樂之聲迎接他上天堂。死後他又附在一個小孩子的身上降靈，口中唸唸有詞的說：『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前三句一聯起來就是『洪秀全』三字，末一句則在指點洪秀全將爲眞命天子。復有洪秀全表演『魔術』，使自己身體在睡覺的時候會得發光，而且非得在牆壁縫裏偷看才能夠瞧見。凡此種種故弄玄虛，楊秀清極可能是參與機密者之一，最低限度，他能看得穿箇中的把戲。

楊秀清將洪、馮的伎倆看在眼裏，悟在心頭，於是乎就『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了。他學習倣傚洪、馮的神道設教，進度快得驚人，而且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正月十七日，馮雲山被桂平生員王作新舉發『結盟拜會』而下獄，洪秀全聞訊遄返廣東設法營救，兩位正主子全不在山上，楊秀清便開始牛刀小試，依樣畫葫蘆。每當會衆下跪祈禱，常時有人忽然跌倒在地，也裝着昏迷不醒，口中喃喃自語，所說的話不是勸誡世人，就是讚頌天父上帝。會衆把這些個話記錄下來，不用說，無人敢予懷疑凡此都是天父傳言，金科玉律。

等到洪秀全赴粵求援無成，再回廣西，當時馮雲山已被判決『押回廣東原籍』，他在路上說服了解差，也參加了拜上帝會。當洪、馮相繼重到紫荊山，這才曉得大事不好，楊秀清、蕭朝貴

還有其他狡黠之輩，全在紛紛襲用他們的故技，盜用了他們的法寶。倘使把他們離去時所記錄下的金科玉律，天國法條，一一施行，情勢便會對他們大爲不利。然而神鬼附體本來就是他們所創導的，既不能否定，又不敢公然與掌握羣衆勢力的楊、蕭翻臉。迫不得已，洪、馮只好當衆宣佈，由他們二人成立『專案審核小組』，逐一判明何者是眞神降言，何者是魔鬼之語？——審核的結果，凡是楊秀清、蕭朝貴親自所傳的一概予以保留。洪、馮果然未敢推翻楊、蕭自家賦予的神權，楊、蕭獲得了爭權奪位的初步勝利。牢牢的掌握住了情勢，從而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就洪、馮來說，這完全是他們授人以柄，作繭自縛。楊、蕭野心勃勃，當然就得抓住機會，在太平軍起義之前，先爭取到更高的權位。於是，突然之間，楊秀清變成了啞巴，足有兩個月之久，他不曾開口說過話。作爲拜天地會首領洪秀全的左右手，各級會衆的指揮者，他這一啞，給洪秀全的威脅實在是太大。此所以，多一半經過雙方的密議和磋商談好了條件，兩個月後，楊秀清終於開了金口。可是他這次開口委實太不平凡，因爲他已成爲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從此天父上帝也祇附在他一個人身上發言。楊秀清變成了拜上帝會的『天父上帝』了，違天王洪秀全，對於楊秀清的傳言也唯有奉命唯謹，不敢不遵。楊秀清終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實已在紫荆山結集會衆之時，即已取得太平軍——太平天國至高無上的權威，天王洪秀全，唯有淪

爲傀儡。這是太平天國史中極關重要的一段秘密。——楊秀清開口說話的那一天，三月三日，自此訂爲太平天國的『爺降節』。

砍柴燒炭的楊秀清拔了頭籌，跟他同行的蕭朝貴也就繼起效尤。不過楊秀清既已成爲『天父上帝』，他就祇好退而求其次。當年九月九日，耶穌基督開始降附在他的身上，『令』他傳言。於是太平天國再定每年九月九日爲『哥降節』。爺，指天父上帝是他們的爺，哥者，是即耶穌基督爲太平天國六王長兄之謂。

楊、蕭取得教權後，洪、馮追悔不及，爲亡羊補牢計，決心確切保有軍政大權，以洪秀全爲天王，馮雲山爲東王、中軍主將、軍師，居第二位。可是楊秀清非常狡獪，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春決定起事，洪、馮在六月間號召粵桂各地教徒售產毀家，到金田村聚義。楊秀清首先告病，拒不任事。緊接著就是紫荆山區的基本幹部，和楊秀清、蕭朝貴秘密集結的黨羽，一概不聽調動，屢招不來。這一下楊秀清的陰謀固屬昭然若揭，而洪秀全、馮雲山卻不得不遷就事實，俯首稱降，使謀略、道德、功勛無人企及，夙稱太平天國第一人物，無雙國士的馮雲山，唯有退居南王七千歲副軍師之職，所有的軍、政、教權全部落入楊秀清的手中。馮雲山屈爲其下不算，連天王洪秀全也大權旁落，自茲而後唯有仰其鼻息。這眞是一着錯，滿盤輸。再其次如韋昌輝、石達

開，那更是動輒呵斥『修理』，受盡了東王楊秀清的骯髒腌臢氣。『金陵癸申摭談』上說韋、石二王，一聽東王駕到，趕緊飛奔出迎，手扶轎槓接引，交代方三四句，便得跪下來叩謝，諂媚的說：『小弟肚腸嫩，不是三兄（楊秀清在六王大家族中行三，算是天父上帝的三兒子）教導，怎能懂得這種道理？』楊秀清驕橫跋扈，威福日恣之狀，從這件小事，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以性格而言，則東王雄猜，而北王陰柔。此所以後來楊秀清終死于韋昌輝之手。韋昌輝對楊秀清用盡心機，拍足馬屁，極盡其阿諛奉承之能事，內心裏卻是時刻都在伺機報復，殺之而後快的。楊秀清起先深喜石達開而猜忌韋昌輝。這位皂隸出身的韋昌輝便看準了楊秀清『寡人有疾』。——太平天國有個奇特而不近人情的制度，男歸男營，女歸女營，兩相隔絕，一週一次，當衆公開見面，即令夫妻也不能及於私。這原是爲了使男的專心作戰，女的支援前線，而且有女的爲質，就不怕男的逃亡，同時也是在過枉矯正的厲行十誡中的第七誡。他們慰勉女營裏思念丈夫的女人，往往說是：『既吃天父飯，就要替天父辦事。不要記罣老公，須知天王打平了江山，妳們一個個要有幾多老公？』這麼樣的講究『男女平等』，眞是令人覺得可怕。太平天國興亡間的軍事勝利，政治失敗，男營、女營之不合情理，自也是因素之一。至少在太平軍攻破武昌後，便曾有幾個食指大動的男將，闖進女營霸王硬上弓。女將們號叫不從，被女營頭目拉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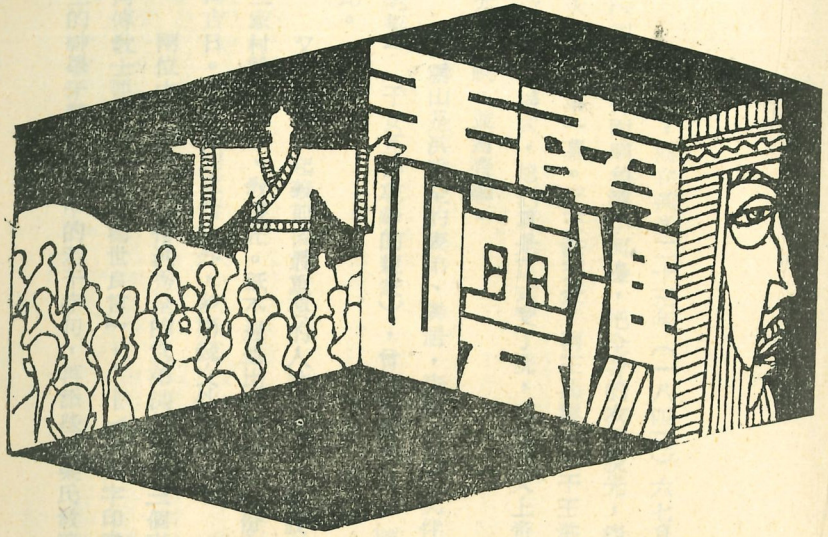
一律殺頭，懸在漢陽門上示衆。

楊秀清在强令太平軍全體清心寡欲的同時，他自己卻在攻入武昌後的第十二天，下令武昌女子凡在十三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全部到閱馬廠『聽講』，違者連同她們的父母一併斬首。到時候全武昌的少女們唯有蓬頭垢面，扮作了無鹽嫫母前往。可是楊秀清早就料到了有這一着，他命人在閱馬廠路口備下清水，强令報到的少女把手臉洗乾淨，於是又恢復了美者自美，醜者自醜。他則在品頭論足，眼睛喫足冰淇淋以後，親自選出六十名絶色的少女，通通送進了東王府邸。

北王韋昌輝明曉得楊秀清有這個『貪多嚼不爛』的大弱點，大漏巵。貪慕少艾，如下網撈魚，兼容並蓄，楊秀清的後宮猶如韓信將兵，因此他竭盡可能的投其所好，引誘良家父囡，目的即在謀喪其元（孟子：『君子不忘喪其元』的元）。他命部屬四出搜羅佳麗，原璧歸楊。又替他修宮室，造龍車，以四大皆空的美女列隊拖挽周而復始。百多年前醫藥不甚發達，夜以繼日終至苦不能人，楊秀清偶然告訴韋昌輝，他生機缺缺，意興怏怏，韋昌輝爲他三哥難受，竟會哭出了眼淚水。他還遍貼榜文，到處訪求名醫，但有能彌補此一缺憾的不惜酬以高官厚爵。韋昌輝對待楊秀清如此體貼入微，人心總是肉做的，他漸漸的對韋昌輝鬆弛了戒備，一度命他負責天京的捍衛。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秋，太平軍的軍事勝利達於巔峯狀態，秦日綱、韋俊等三克武漢，長江中下游盡收入太平天國的版圖。秦日綱等回師鎮江，又將清軍江北大營擊破。石達開則圍困曾國藩於江西一隅，江西全省幾已底定，復以穿心攻勢摧破向榮的江南大營，使天京金陵外圍三年多的威脅全部解除，東王楊秀清自以爲他功與天齊，無可匹敵了。他篡位的陰謀也就越來越急。繼開科取士出題『四海之內有東王』，命天王在他假傳神旨時下跪，稱九千歲，坐三十二人舁抬的龍轎，强奪天王的宮女，還要打天王的屁股，對天王百般凌辱以後，乾脆在六年七月下旬，再傳天父上帝『旨意』，召天王到東王府逼他加封自己『萬歲』的尊號。天王洪秀全低聲下氣答應照辦，可是他建議在次月二十五日楊秀清生日那天再正式頒予封典。楊秀清於是決定就在那一天逼天王禪位，由他登基建極，取天王而代之。天王若不依允，便使人把他殺害。詆料這個陰謀被他的親信護天豫胡以晃向天王告密，洪秀全性命攸關，忙不迭下密詔請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燕王秦日綱回京誅奸救駕。秦日綱回得最快，但他深懼楊秀清勢大，遲遲不敢下手。八月初三深夜韋昌輝由江西前線匆匆趕到，當夜密集各部勤王之師，扼守全城衝要，繼而包圍東王府，然後由韋昌輝、秦日綱親率死士，趁楊秀清不備，一湧而入，由秦日綱上前當場將他殺死。與此同時韋昌輝不惜違背天王只誅元惡的初衷，他凶性勃起，大開殺戒。殺光了東王的全家上下，又將

金陵城裏楊秀清的部屬官兵兩萬餘人，殺了個一乾二淨。太平天國內訌遂如火山爆發，等到翼王石達開抵步，又引起了一連串的自相殘殺。天國元氣大傷，面臨分崩離析，覆亡的命運已屬無可避免。整個一部太平天國史，說明了這一批歷史上罕見的英雄豪傑，其敗其亡，非戰之罪也，實人謀之不臧，道德之淪亡。所以四十六年前，今總統　蔣公分析太平天國之失敗，曾左胡李之成功：『非關人才消長之故，實爲德業隆替之徵』，那眞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的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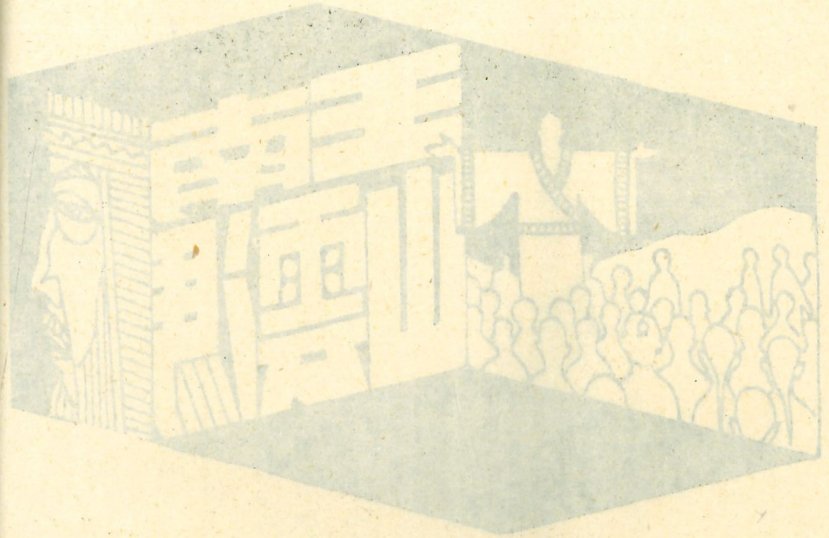


有一天，時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六七月間，廣東花縣官祿坳的三名青年塾師，一同跑到村子外面廟角潭小河邊，把全身的衣服脫光，痛痛快快的洗了個澡。這便是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之役第一幕。天王洪秀全，南王馮雲山，干王洪仁玕，自以爲他們業已完成本店自造的拜上帝會宗教儀式，他們算是正式受了洗，成爲天父上帝的兒子，開始和他們的『長兄』耶穌基督，先後輝映，並駕齊驅。

馮雲山是洪秀全的表弟、隣居，青梅竹馬的玩伴，頂要好的朋友，第一位信徒，還是他的『老契』（子女互拜乾爹的親家），曾經同窗共硯。兩個人之間關係的親密，太平諸王中無與倫比。

又復是金田起義前後最重要的人物，唯一心腹股肱。馮雲山和洪秀全一般的是個落第秀才、三家村的猢猻王，教書匠。祇不過他比洪秀全多一份本領，他能占星賣卜，幫人家看相、算命、擇吉日。在淺薄的束脩之外，多撈幾文外快。

兩位中表兄弟，外帶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三個青年整日價抱着五六年前洪秀全在廣州街上向傳教士要來的那本『勸世良言』，——一名刻字印書工友出身的梁發先生，拾其東家摩禮遜博士的神學牙慧，聖經中的若干字句，再添些『梁氏教義』，揉合而成的一本小册子。他們反覆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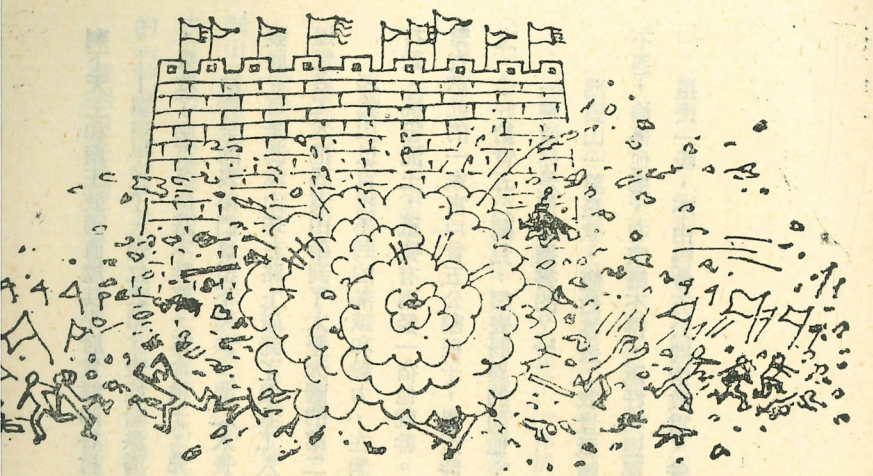


研，不斷的有所憬悟，有所發現。洪秀全起先還在家裏用紅紙寫就上帝的牌位，取家中原先供奉的祖先神主、神祇偶像而代。他領着他的全家大小早晚一炷香，三餐供酒菜，燒錫箔，焚紙錢，向他家的上帝牌位磕頭。後來大家一研究出來，那能給上帝設牌位呢？洪秀全從善如流，把上帝牌位馬上撤走。從此改爲向天空頂禮膜拜。洪秀全他繼娘還爲此很不開心，她說他們家供上帝牌位好不靈驗，那一年洪家居然就多置了幾畝田。

一道苦讀勸世良言的，還有洪秀全的另一位表弟李敬芳。二洪和馮、李，同爲拜上帝會宗教理論的建立者，具有無上權威。頗爲糟糕的一項巧合是，勸世良言中『全』字用得多了些，使得四位暗中摸索的宗教改革家，把『全在全能全知之上帝』，一概認作了『洪秀全在、洪秀全能、洪秀全知之上帝』了。這一來，更叫他們深信洪秀全是通天教主，眞命天子。

馮雲山這個人不但胸懷大志，博學多聞，而且他還有一股鍥而不舍的傻勁，傻得非常之可愛。若不是馮雲山對洪秀全拼拼湊湊的新教信得那麼虔誠，只怕洪秀全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竟會因『神道設教』、而『創立天國』。

三兄弟開始傳教之初，很嘔了些氣，吃過不少排頭。洪仁玕自動把他私塾裏的孔夫子牌位撤除，嚇得他的學生東逃西散，不肯再來，使他從此拿不到束脩，減少了家庭收入。他親哥哥氣得



混身發抖，抄起根扁擔，就把這位太平天國顯赫一時的干王揍了一頓。洪仁玕一身的衣服也給撕破，而且因此被逐出家門。三兄弟於是把心一橫，變本加厲，到處撤牌位毀偶像，和當地父老引起了嚴重衝突，其結果是三兄弟一概存身不住，全被攆出了官祿垢。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中，洪秀全、馮雲山，還有兩位洪氏信徒馮瑞嵩和馮瑞珍，四人行開始了傳教結黨，發難舉義的迢遙行程（洪仁玕因爲只有二十三歲，被他家裏逮了回去禁止一路同行）。四個人都沒有錢，只好沿途叫賣筆硯。他們遍遊廣東各地，深憾於廣東老鄉不吃他們那一套，便決定從連山虎墟進入廣西。馮瑞嵩、馮瑞珍眼看成事無望打了退堂鼓，他們中途折返花縣。就

剩下天王和南王鼓勇直趨桂平府貴縣賜谷村，投奔洪秀全他生母王氏的娘家，找洪秀全他舅舅去。——舅舅早死了，幾位表弟、表姪對洪秀全倒是蠻歡迎的。洪、馮二人在賜谷村住了三個多月，吸收了兩百多位基本幹部，革命種子，免不了先後洗個澡『受洗』。

洪秀全的表弟們負担不起洪、馮二人長期食住，洪秀全就叫馮雲山先回廣東，然後兩地分頭發展。可是馮雲山却在路上碰到了幾名工人，他順便傳教，居然使得他們心悅誠服，成了信徒。這幾名工人把馮雲山帶到了太平天國的第二發源地，廣西潯州紫荆山區。

馮雲山以百折不回的熱誠和毅力，在紫荆山區一面做苦工，一面傳新教。他在山區幫人割稻打穀，挑担泥土，祇要有兩餐一宿他就幹。實在沒『頭路』，他就撿拾牛糞猪糞來賣。有一天他幫古林社的一家富戶曾五公割稻子，累乏時坐在曾家門口休息，心中起了感觸，隨口便掉了一句文，恰好給曾五公聽見，頗表訝異的問他：

『難道你是個讀過書的？』

馮雲山一聲長歎，慨然答道：我豈祇讀過書，我有滿腹經綸還當過教書先生咧。祇不過懷才不遇，淪落他鄉，有家歸不得，祇好在這裏做做零活，圖個嚼穀。

這麼一說，不由得曾五公同情敬重，兼而有之。兩人幾度長談，居然成了忘年之交，莫逆知

己。當年冬天，紫荆山區大冲村的富戶曾玉珍，到古林社探親，在曾五公家遇見了馮雲山，攀談之下，又是一見如故。曾玉珍就把馮雲山請到他家，教他十八個子姪之輩讀書。

馮雲山熱心傳教，可謂堅苦卓絕。他白天教書，夜晚跋涉于山林之間，一處處的去講道。首先，他東家曾玉珍，全家成了信徒，一律洗澡受洗如儀。接着，紫荆山區的曾氏族人，幾於一體參加。這時候，馮雲山的『造反計劃』稍微有點眉目了，便躊躇滿志，在他的私塾裏，掛上一副自撰的對聯：

暫借荆山棲彩鳳
聊將紫水活蛟龍

對聯做得很工整。不過，這就開始大有王者口氣了。

認眞說來，『拜上帝會』的名目和教條、章程，都是馮雲山在紫荆山區一手訂定的。他在紫荆山區前後兩年，吸收的信徒已達三千餘人，由個人傳道變成了團體行動，正以蒸蒸日上，方興未艾之勢，向附近州縣村鎮迅速發展。他設拜上帝會總會於紫荆山區，分會則散佈各地。洪秀全的『神道設教』終於有了組織和羣衆，起初完全是馮雲山一個人的力量。

紫荆山區裏的古林社，和往後太平軍起義的金田村，祇隔一條小河。金田村裏有一位未來的

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他跟曾五公的一個兒子同學，常到曾家去玩，因而便結識了馮雲山。韋昌輝也加入了拜上帝會，再添上紫荆山區土著領袖的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相繼來歸，拜上帝會的勢力可就越來越大了。

馮雲山在紫荆山區建立拜上帝會，招徠會衆，擴充組織，洪秀全却在賜谷村裏悶悶悒悒，一籌莫展。他廢然返抵故鄉，這才駭然發現，馮雲山根本就不曾回去。這時候，馮雲山的母親妻兒，向他要人，洪秀全難免受盡了責難和埋怨。他在家裏蟄居一年多，聽說廣州有個『阿羅哥』，——美國南方浸信會派到廣州傳教的牧師羅孝全，他便帶了洪仁玕去向『阿羅哥』學道，由而瞭然了一部份基督教的教義、內容、組織、儀式及工作。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六月初十，他懷念馮雲山不置，得了朋友周道行贈予的一百枚制錢盤費，洪秀全歷盡艱危，飢寒交迫的勉力掙扎到了賜谷村，打聽到了馮雲山的消息，他歡天喜地的趕到紫荆山區。

三年睽違，一旦歡聚，洪秀全喜出望外的發現馮雲山已經替他建立了教會，打下了基礎，聚集了三四千名會衆。否極泰來，貞下起元，正是瓦塊兒也有翻身的一天。他許馮雲山以『聖主開基第一功』，在拜上帝教會衆之中，傳出『男學馮雲山，女學楊雲嬌（楊秀清的堂妹、蕭朝貴的元配）』的口號，把個馮雲山，抬得跟自己差不多一般兒高。

洪、馮合流，拜上帝會的發展，自此如火如荼，大有燎原之勢。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又將種種活動由地下轉爲地上，到處砸廟、毀偶像。於是又引起了地方士紳的憎恨，山區蒙冲的一名秀才，主辦當地團練的王作新，一再的首告拜上帝會教徒『宣傳邪教，圖謀不軌，陽爲拜會，陰謀圖叛』。馮雲山便挺身而出，反控王作新藉端勒索。這場官司一打起來，先是馮雲山被捕下獄，他不甘雌服，提出上訴，結果被宣判無罪，却是派解差二人，押送他回廣東原籍。

然而馮雲山却舌翻蓮花，在押解途中說服了兩名解差，也參加了拜上帝會，跟他一齊同赴紫荆山區。這一下，正是縱虎歸山，龍游大海！馮雲山決心提前舉事了。

早在馮雲山繫獄期間，他已制定了天國新曆，典章制度，立國大計，還有舉事前後的詳盡計劃。然而，不巧得很，他回到紫荆山區，愕然發現洪秀全先已去了廣州，設法找洋傳士營救馮雲山了。馮雲山正急於請洪秀全早日興兵，驅除『滿妖』，爲太平天國打下錦繡江山。於是他也專程返粵，打算把洪秀全給追回來，兩個人一來一往，偏偏前後錯過。這一耽擱，居然就是一年多。等到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五月初，洪秀全、馮雲山得了友人資助旅費，趕回紫荆山裏。野心勃勃的楊秀清和蕭朝貴，不但代他們掌握了會衆，而且還學到了他們天父天兄附體降言的把戲，就此着着進逼，把未來太平天國教權、政權與兵權，毫不容情的一把抓了過去。

此所以，在金田起義之前功勞最高，才幹第一的馮雲山，到頭來只好顧全大局，自願退讓，屈居太平天國諸王的第三把交椅，起義後封爲南王七千歲副軍師，而把他跟洪秀全幾於一字並肩的『東王正軍師九千歲』一席，雙手奉讓給了楊秀清。

是馮雲山委屈求全，忍讓爲先，洪秀全、楊秀清方始能使『拜上帝會』一變而爲太平軍，再變而爲太平天國。勢盛時，整整奪了大清帝國的半壁江山。道光三十年十月，楊秀清集軍政教權於一身，他命紫荆山民準備團營，各地教徒紛紛的到金田村集結。然而在準備大舉以前，教徒已與官兵時起衝突。楊秀清在紫荆山三丈高的犀牛嶺上成立總部，却以風聲太緊，安全堪虞爲詞，叫蕭朝貴『陪同』洪秀全和馮雲山，躲到平南縣花洲富戶教徒胡以晃的家裏去。

馮雲山一到花洲，相度地勢，他發現花洲僻處深山，對外只有一條通道。他心知大事不妙，楊秀清催着他們來，很可能是心存陷害，借刀殺人，作爲他進行權力鬥爭的第二個回合。於是他不動聲色，暗中準備，授計洪秀全，使天王籠絡羈縻天國第一驍將，楊秀清的鐵臂，陪他們一道來此絶地的蕭朝貴。甚至不惜將天王的小妹妹洪宣嬌，許給蕭朝貴做偏房，而尊蕭朝貴爲『帝婿』（上帝的女婿）。另一方面，則派人潛赴金田，聯絡洪秀全和馮雲山的死黨，必要的時候，火速赴援。

不知是巧合，還是一心取代天王的楊秀清，特意安排的一大陰謀。早在十月初，花洲平南等地同赴金田團營的教徒，跟兵勇無緣無故的開起了火來。有司往上級一報告，團營教徒分明走遠了，肇事時間也過了一個多月，官兵却偏偏大張旗鼓，派了新到廣西的黔軍統領周鳳岐『相機剿辦』。周鳳岐派潯州協副將李殿元率部前往花洲『平亂』。李副將會同當地知縣倪濤、巡檢、生員，帶着大隊團練，聲勢浩蕩，如臨大敵開到了花洲之外。在那條花洲對外的唯一通道上，封路口，打木樁，斷絶交通，派重兵扼守，打算把洪秀全、馮雲山、蕭朝貴和胡以晃，全都困死在花洲村裏。

當時的情勢，萬分危殆，幸好馮雲山早已有備，他按照預定計劃，派一個人翻山越嶺，上金田村去求援。金田村上，楊秀清的麾下，正值太平軍將星雲集，謀士如雨。然而天王有難，生死間於一髮，閩訊唯一趕往勤王援救的，就祇有洪秀全的親信內臣蒙上升。他不顧一切，攘臂高呼，號召教徒跟着他去『扶主』。十一月二十二日，困守花洲的洪馮蕭胡（以晃），跟那自金田來援的蒙上升裏應外合，一場生死搏鬥，終將官兵擊敗，兵勇死傷無算，李殿元和倪濤僅以身免。二十五日，『扶主』的教徒蠭擁着洪秀全、馮雲山，高奏凱歌回到金田村。這便是一部太平天國史中，關鍵相當重大的『花洲扶主之役』。馮雲山以其機警，救了洪秀全和他自己的性命。

由於洪秀全、馮雲山的死裏逃生回金田，這才有金田一帶沿傳至今的諺諺：『金田起義出大王』。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十二月初十，洪秀全三十八歲生日那一天，麕集金田團營的教徒熱烈祝賀，又在金田村韋氏大宗祠豎起了太平軍的大纛。然後全體向上帝行最敬禮，整隊出擊，這就是所謂的金田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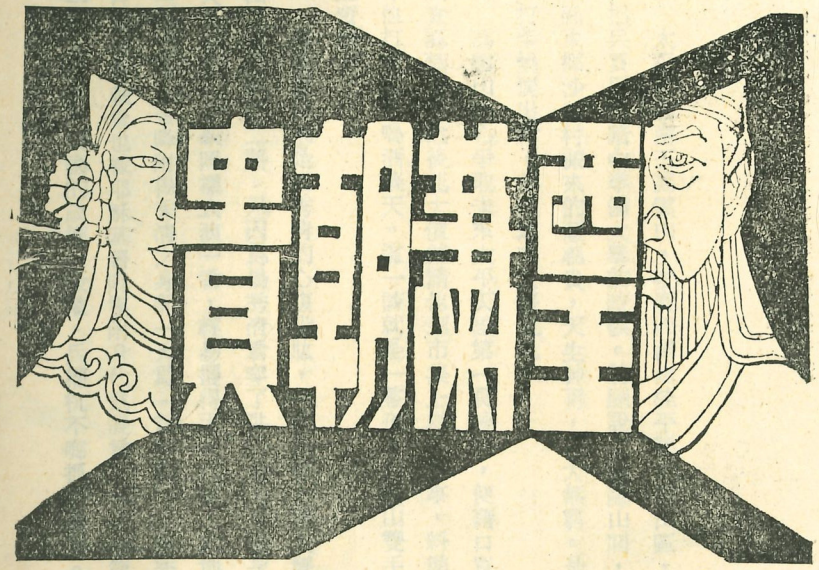
義旗既舉，馮雲山拜後軍主將，又改前導副軍師，再封南王七千歲副軍師。在楊秀清的竭力壓抑之下，這位太平天國第一功臣，似乎注定了只能第三。滿清朝廷裏道光皇帝死，咸豐皇帝繼。太平軍在廣西境內轉戰一年多，咸豐二年四月初六，太平大軍數萬，道出全州，直入湘境。嚴整的行列在傍城大路上彳亍行進，隊伍連緜直到天邊。當時太平軍無意進攻全州城，而全州城裏兵勇不滿一千，更是駭怕太平軍來犯，將這座小城踏爲齏粉。所以城牆上官兵槍砲列舉，嚴陣以待，眼睜睜的望着太平軍靜靜通過，無分軍民，都在暗自慶幸，看樣子，可以免於一番兵燹浩刼了。

然而，正當南王馮雲山乘坐着一頂黃緞大轎，在大隊人馬的後頭親自壓陣。全州城上有一名炮兵，眼看太平軍快過完了，又曉得黃緞大轎裏一定坐的是太平軍首要。他貪功心切，見獵色喜，點燃藥線，照準了大轎一砲轟去。訇然巨響，恰好命中，大轎裏坐的正是南王馮雲山，他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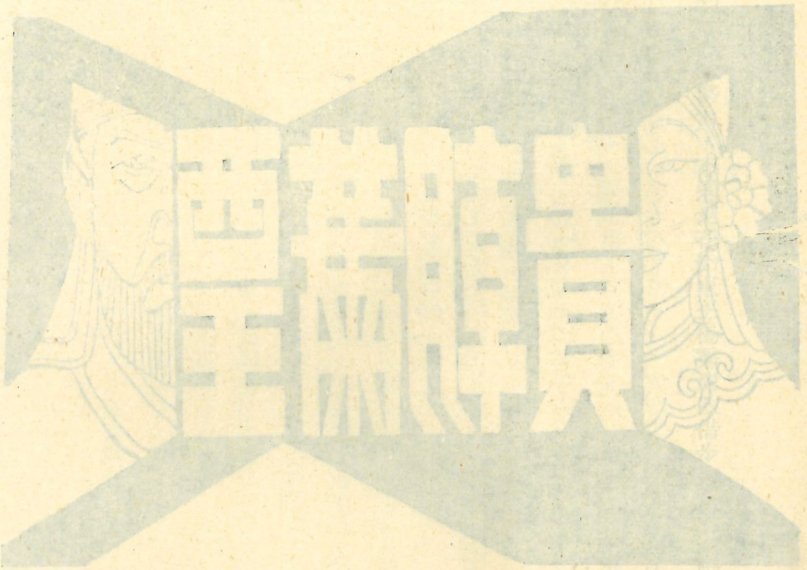
重傷，血流遍體，登時就不能言語。火速換轎抬到簑衣渡，南王早已出征未捷身先死。

太平軍憫卹民命，對全州城秋毫無犯，全州官兵却反而一砲轟斃了一手創立『拜上帝會』，衆所敬愛的馮雲山。太平軍自天王洪秀全以次，人人熱淚長流，義憤塡膺，數萬大軍回過頭來就向全州展開了猛攻，硝煙彈雨，殺聲震天，但却一連攻打數日危城不下，太平軍便用西門外江西會館裏的棺材，裝滿炸藥，挖掘地道，如火山爆發般炸開了兩丈多寬的城牆缺口。太平軍爲南王復仇，下令屠城，將全州官吏軍民，滿城百姓殺得鷄犬不留，死難者在一萬人以上。全城殺光了以後，太平軍方始呼嘯而去。城中軍民的遺骸，在全州西郊黃土坡塡滿了兩處『亂葬堆』、『千人塚』，據說那祇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

南王馮雲山是天王洪秀全的靈魂人物，太平天國的典章制度多半出自他的手筆。他傳教多年，一再的要求徒衆不得殘害兄弟姊妹。太平軍興，他更訂下『天令』、『太平條規』、『定營規條十要』、『行營規矩』、『太平軍目』，嚴禁太平軍擾民。所以太平軍軍紀之嚴明，一向爲中外人士所稱道，這都是南王馮雲山的莫大功勞。然而，誰能想像得到，太平軍破紀錄第一遭的屠城血洗，竟會由『聖主開基第一功』的馮雲山所引起？南王一死，他的最親密伙伴天王洪秀全，更加心情落寞，勢孤力單，所以太平軍一出全州，洪秀全先已成爲名義上的領袖。兩表兄弟多年



的心血和努力，不過是在給東王楊秀清做借步登高的墊脚石而已。



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在廣西潯州桂平縣紫荆山區，爲天王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吸收信徒，招兵買馬，暗中準備大舉的時候。就聽說了鵬隘山間，東王楊秀清家隔壁，住有一位從潯州武宣縣東鄉沙田村搬來的蕭朝貴，天生神勇，力大無窮。是當地僅次於楊秀清的一位土著山民首領，打柴燒炭出身，却儼然有大將之風。

馮雲山決心爭取未來太平天國第一員驍將，便藉口買他的柴火，跟面貌兇惡，性情猛鷙的蕭朝貴認識了。然後花大價錢請他到市集上辦一件事，料準了他在深夜時分回來，先備好了酒菜，等他打回轉時喝酒談天。這一談就是一整夜，馮雲山雙手奉上一套『富貴』，蕭朝貴也加入了拜上帝會。

蕭朝貴本來是楊秀清的心腹股肱，一條鐵臂。兩人雙雙的參加拜上帝會，成爲洪秀全、馮雲山左右的哼哈二將。只因爲楊秀清看穿了洪秀全天父附身降言那套把戲，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衆照樣表演一番，輕易攫得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迫使洪秀全淪爲傀儡。太平天國定三月三日上帝降附楊秀清之身那一天爲『爺降節』，楊秀清爲『肥水不落外人田』，當年九月九日便使蕭朝貴也被耶穌基督降靈附身代爲發言，『哥降節』自此應運而生。從此楊、蕭二人一搭一檔，將太平天國的政權、教權、兵權杭不啷抓了過來。楊秀清心黑手辣，又打算永絕後患，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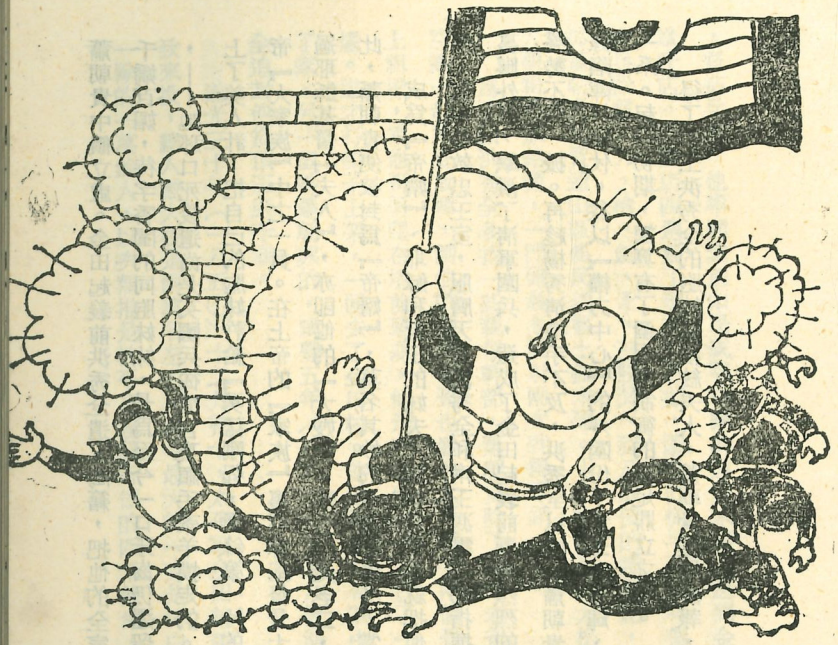
拜上帝會——太平軍——太平天國的創始人，眞命天子跟『聖主開基第一功』的馮雲山斬草除根，一網打盡。他在各地拜上帝會信徒紛紛集結團營，金田村起義之前，命蕭朝貴『陪』洪秀全、馮雲山『躲到』對外只有一條通道的花洲胡以晃家。果然這幾位太平天國的首腦人物，就遭到了大隊清軍的攔路圍困。

是足智多謀的馮雲山一看苗頭不對，他趕緊和洪秀全密議，決定了一個力抗楊秀清着着進逼、陰謀陷害的妙策；拉攏蕭朝貴，分化楊蕭聯合陣線。卻是好險好險，當時所能利用的唯一機會，就只有蕭朝貴剛剛死了元配。

提起蕭朝貴的元配楊雲嬌，此多的來頭可大得不得了。她是楊秀清的堂妹，太平軍女將中天字第一號人物。洪秀全在紫荆山區拜上帝會頭一批信徒心目中的領導地位，卽由楊雲嬌所一手造成。楊雲嬌在當地原是衆人敬仰信服的一位女中豪傑，洪秀全方到紫荆山區的那一天，她便當衆揚言，十年前她曾作過一個夢，夢見一位老者告訴她說：十年後將有一人自東方來，教大衆拜上帝，囑她到時候一定要誠心信服。楊雲嬌指着洪秀全高聲說道：

『現在我們的教主洪先生，一定就是這個人了。』

於是衆人歡呼，表示竭誠擁護。而洪秀全則由於馮雲山和楊雲嬌立下了把他扶上天王寶座的



大功勞，特地叫出了『男學馮雲山，女學楊雲嬌』的口號。

金田起義以前，楊雲嬌如果不曾死翹翹，那麼『妻唱夫隨』，蕭朝貴、楊雲嬌兩夫妻合率男營、女營，跟在楊秀清的後頭跑，三個野心奇大的廣西人，很可能早就把來自廣東的兩位客籍首腦給幹掉。因爲太平天國一開頭全是廣西人的天下，他們跟說『白話』的廣東老鄉，情感上多少有點距離。然而，洪秀全畢竟還有十五年的『天王運』，誠所謂不幸中的大幸，大權旁落，身陷危谷，偏就有楊雲嬌病死，

蕭朝貴中饋立虛。金田起義前洪秀全遣人回籍，把他的全家男女都接到了紫荊山區，其中就有個千嬌百媚，待字香閨的同胞妹妹，是爲至今一口牙齒仍還留在英國博物館，當寶貝供着的洪宣嬌，——她那口死後遺齒是英國兵從清宮裏順手牽羊摸走的。——天王洪秀全在危機四伏中不惜用上了美人計，把自己的胞妹許給『勇猛剛强，衝鋒第一』的蕭朝貴。自說自話的使蕭朝貴成爲上帝『大家族』中之一員。在上帝的『家族』裏耶穌基督是大哥，洪秀全說他上天的時候還曾看到過耶穌基督『夫人』，亦卽他的『大嫂』。洪秀全是老二，他妹妹當然也是上帝的『女兒』，因此，蕭朝貴便被封爲『帝婿』，莫名其妙的派在耶穌名下當祂的『妹夫』。

成爲『帝婿』、耶穌和天王的妹夫，蕭朝貴果然就把他元配的堂兄，老搭檔楊秀清置於第二位。他一心效忠王室，服膺天王洪秀全和南王馮雲山的指揮，會合馮雲山召來的救兵蒙上升部，裏應外合，擊潰了清軍圍兵，造成了金田起義前轟轟烈烈的『花洲救主』一次高潮，使洪秀全的聲勢丕然一振。再趁楊秀清措手不及，洪秀全以妹夫蕭朝貴爲前軍主將，就率全軍精銳，專門衝鋒陷陣打硬仗。益以『權力中心』的外圍份子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綱等結爲一系。起義初期，總算有了個相互制衡的三足鼎立之勢。

得了天王洪秀全的胞妹爲續絃夫人，蕭朝貴感恩圖報，可眞是賣勁之至。起義前他編練士卒

，督造兵器，他率同紫荊山民成羣結隊的運送木炭，送到金田村韋昌輝父子爲掩人耳目所開設的鐵匠店。鐵匠店四週養了幾千百隻鵝，讓牠們從早到晚叫個不休，蓋住了鐵匠店裏叮叮噹噹的打造兵器聲。刀、槍、劍、矛、三股叉、豬八戒使的鐵釘耙，便源源不絕的從韋家鐵店裏運出來。那蕭朝貴又買通山區傜民代製土銃木砲。——木砲用巨大松木挖成中空，外面箍一層鐵皮，再用火藥粉燃放鉛彈，一門砲最多發射兩次就得報銷。

爲了給洪秀全多找一些親信幹部，蕭朝貴除了把他老爸爸蕭萬興拉了來一同『造反』，又抽空回一趟武宣故鄉，請他的兩個哥哥也參加太平軍。兩個哥哥抵死不幹，他便撒個謊邀他哥哥去上祖墳，乘他哥哥爬在墳前磕頭，他飛奔回他哥哥家放了一把火，將他兩個哥哥一家一當化爲灰燼。這才打鴨子上架，一同去了金田村。他這兩個哥哥其中之一在太平軍沒出廣西省境就得病回了家，另一個叫蕭朝興的，咸豐五年（一八五五）七月被清軍生擒，在湖北襄河口殺了頭，洪秀全追封他爲頂王康千歲。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十二月初十，太平軍金田起義，由於團營集結都是闔家男女老幼一致來投，總人數大概是兩萬名左右。其中最大的一支是博白黃文金、貴縣秦日綱等四路人馬合爲一隊的一萬餘人，以次類推是桂平石達開所領的四千餘衆，其餘桂平、貴縣、平南、武宣、象州

各地來投的教徒約爲兩千餘，紫荆山區山民三百戶約二三千人之譜，金田村附近居民參加的約有一千多名。還有陸川賴九帶來的一批教徒。顯而易見的是爲楊秀清、蕭朝貴所共率的紫荆山民論人數只能佔到第三、四位，但是洪秀全、馮雲山却力捧蕭朝貴爲前軍主將，在太平軍指揮官中，其位置和重要性超過中軍主將楊秀清、左軍主將石達開、後軍主將馮雲山、右軍主將韋昌輝之上。馮雲山甘爲後軍主將位居第四，彷彿他是特意把前軍主將一席讓給了蕭朝貴的。

因此之故，太平軍前期作戰，從金田起義到長沙圍城，可以說都是由蕭朝貴在負責指揮。事實證明這位從沒讀過書的樵子兼燒炭夫，的確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天才戰略家，兼混身都是膽的攻堅摧銳猛將。太平軍興，清廷飛檄派來對付他的清軍主帥，前後就有兩廣總督徐廣縉、雲南提督張必祿、湖南提督向榮、前雲貴總督欽差大臣林則徐（病死在馳援的半路上）、前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李星沅、廣西巡撫周天爵、貴州鎮遠鎮總兵周鳳岐、雲南臨元鎮總兵李能臣、廣州副都統烏蘭泰。此外又命大學士賽尚阿在湖南防堵，主持軍事，以蒙古都統巴清德，滿洲副都統達洪阿協同辦理防堵事宜。由南到北，自西而東，顯赫一時，獨當方面的軍政大吏，分率桂、黔、滇、鄂、湘、粵、閩、蒙古、滿洲各地兵勇，倉倉皇皇，投入戰場，仍然抵擋不住蕭朝貴帶那兩萬餘名男女老幼所發動的凌厲攻勢。滿清的幾位大帥：林則徐、李星沅、賽尚阿、張必祿和烏蘭泰，病

歿的病歿，革職的革職，陣亡的陣亡，自殺的自殺。蕭朝貴揮戈北指，鐵騎縱橫桂粵湘鄂四省，幾乎就是所向披靡，無人可敵。蕭朝貴眞足以揚眉吐氣，躊躇滿志了。

從金田村進佔江口墟，經過武宣鏖戰，象州攻城，再自紫荆山區突圍，衝突平南、藤縣，然後克永安，攻桂林，下全州，太平軍馳騁八桂，掃蕩三湘。一路上都跟數倍乃至數十倍的清軍反覆廝殺。兵員很難抵補，糧秣又不充分，軍械則一直要等到蕭朝貴壯烈捐軀，太平軍攻克岳州，得了康熙年間清軍鹵自吳三桂的大批刀矛土砲，方始獲得大量的補充。因此，蕭朝貴領軍作戰時期，他所面臨的困難與艱辛，除非身歷其境者，委實難以想像。

蕭朝貴初出茅廬的第一仗，當面的清軍主帥是李星沅、周天爵、勞崇光和向榮四位大帥，集結六省兵勇一萬人，分兵兩路，以火器當先，六省勁旅繼之於後，用泰山壓頂之勢向老百姓組成未經陣仗的太平軍猛撲。前敵總指揮是久歷戎行，迭著戰功的當時滿清第一勇將向榮。三十來歲平時只在砍柴燒炭的蕭朝貴，卻能不慌不忙，實施東西兩路同時誘敵深入，然後東路引發地雷，西路出奇兵抄其後，將向榮的鉗形攻勢各個擊破，全盤粉碎。東西兩路的伏兵和奇兵，高喊：『殺妖！』奮力出擊，直殺得清軍屍橫遍野，河水盡赤。光是東路清軍就損折了將校千總湯成等十餘人，而且兩路清軍全潰，兵勇陣亡一千餘，太平軍死傷不過兩三百。自此一仗，清軍四主帥一

連十幾天匿而不敢出戰。

第二仗是各路清軍紛集，三面包圍太平軍於江口墟，佔盡了地形和兵器的優勢。當時沒有人想像得到太平軍會有殺出重圍的機會，可是砍柴燒炭的蕭朝貴偏有妙計。他命人捉來一批江口墟的婦女，先讓她們喫飽了飯，然後分別關在一間間的空屋子裏，叫她們不停的敲鑼打鼓，說明了誰敢歇一下手立刻殺頭，再派兵士躲在屋外聽着，一聽到有人停歇閃身進去抓住就殺。這一來嚇得被逮的婦女誰也不敢偷一下懶，歇一歇手。包圍圈上的清軍明明聽見江口墟裏整夜響着刁斗之聲，其實幾已彈盡糧絕的太平軍，早已沿着江岸一人不損的全師撤退。次日一早清軍猛攻竟撲了個空，揮師急追時又中了蕭朝貴設下的埋伏，損兵折將而回。清軍遷怒江口墟的百姓，到處燒殺搶刼，逼得江口墟的數千居民無路可走，又追上去參加了太平軍的行列。

太平軍由江口墟轉折向西，打算穿越武宣、象州直撲廣西省會桂林。急得新任廣西巡撫周天爵一路募兵，一路趕往迎敵。這時候跟在太平軍後面的向榮大軍也接踵趕到武宣。乍一看太平軍是陷於兩路夾攻，可是蕭朝貴他能沉着應戰，他不找新任廣西巡撫周天爵的麻煩，卻出其不意掉轉頭去狠咬向榮一口，向榮大隊再度慘敗。兩名都司受傷，主帥向榮被圍。周天爵聞訊火速往救，親手殺了兩名退兵，方始把滿清名將向榮救了出來。

周天爵、向榮合兵一處，經過七天的部署，糾集清軍六千餘人，以四路縱橫交叉戰術向太平軍猛攻，事先還組織了殺手隊，下令臨陣退縮者斬，逼使清軍唯有拚力向前。蕭朝貴曉得這是生死存亡的一場硬仗，他請出天王洪秀全督同以次各主將親自督師，在雙方預定的作戰地區，將全軍劃分爲無數個作戰單位，鼓舞大家就地廝殺誓死不退。所有各作戰單位都據險而守，擇地埋伏，使得大隊清軍一開進來，猶如陷身迷魂陣裏，找不到太平軍集結的所在之外，偏還時刻挨打，無路可逃。這一場武宣激戰歷時四小時餘，清軍主力，周鳳岐、秦定三帶來的四千四百餘名黔軍，不死便潰，竟被蕭朝貴全部加以解決。

太平軍在蕭朝貴的統率之下節節勝利，可是當累勝之餘，前軍主將蕭朝貴居然還能借『天兄傳言』，表演一次『耶穌降體』。要求全軍將士同心同德，嚴明紀律，由此可知他決不是椎魯無文的一員猛將而已。因爲他在這道太平天國極關重要的『天兄諭旨』中說：

『……要修好煉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臨陣退縮，有銀錢需要認得破，不可分爾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認眞天堂路來跑。目下苦楚些，將來自可高封也。……』

語氣是何等的懇摯、眞誠、坦率、親切。——當然，這完全是蕭朝貴誑稱耶穌所說的話。不過，比起滿清將領動不動就殺降、殺俘、殺無辜百姓，殺畏縮官兵。論其用心及動機，畢竟還是

蠻可取的。

武宣一戰後，清軍主帥全都嚇破了膽，他們自此龜縮，而美其名曰：『以守爲攻』與『坐戰』。四月初四，欽差大臣李星沅在清廷嚴詞督責之下，從柳州到了武宣。他一看太平軍的兵威，就慨然的對清軍諸帥如周天爵、向榮、烏蘭泰等人說：

『此賊不是眼前諸公所能了的。』

四月十一，李星沅把欽差大臣的關防交給周天爵，請他代理。十二日，他便死在軍中。有人說他畏罪吞金自殺，有人說他病逝，有人說他憂憤致卒。總而言之，清廷所派負責敉平太平軍的第二位欽差大臣，繼林則徐之後也一命歸陰。

李星沅之死，間接的幫了太平軍一個小忙，蕭朝貴決定在他死後的第二天，二度突圍。四月十四日那夜，人不知鬼不覺的全軍開拔。兩天後，圍困太平軍歷時一閱月的清軍方才發現，派兵去追，早已走得老遠。清軍『坐戰之法』至此證明全部失效。受了矇騙的清廷勃然大怒，周天爵被革去總督頭銜，免署欽差大臣，向榮和秦定三着拔去腦後那根皇上賜的孔雀毛，這三個人都交部議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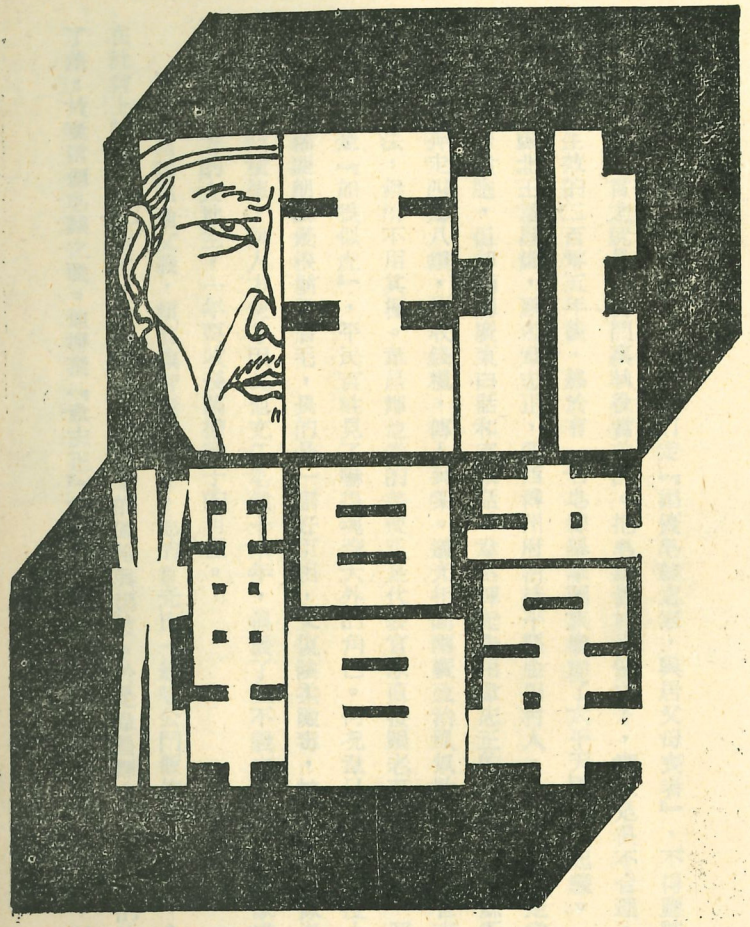
蕭朝貴一路身先士卒，領着太平軍突圍到象州，跟清軍在紫荆山區陷於苦戰，三度突圍走平

南藤縣。然後攻克永安州，永安得手之後，天王洪秀全論功行賞，封蕭朝貴爲西王八千歲，陞任右弼又正軍師，跟楊秀清的東王九千歲，陞授左輔正軍師並駕齊驅。在這一段時期之內，太平天國頒佈了三項文告，傳檄天下，闡明太平天國的革命宗旨、宗教思想、政治目標和民族大義。是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和『救一切天生天養諭』。這三道『諭旨』都是由東王楊秀清和西王蕭朝貴聯銜發佈，三道諭旨中除了我主天王字樣通篇不見『洪秀全』這三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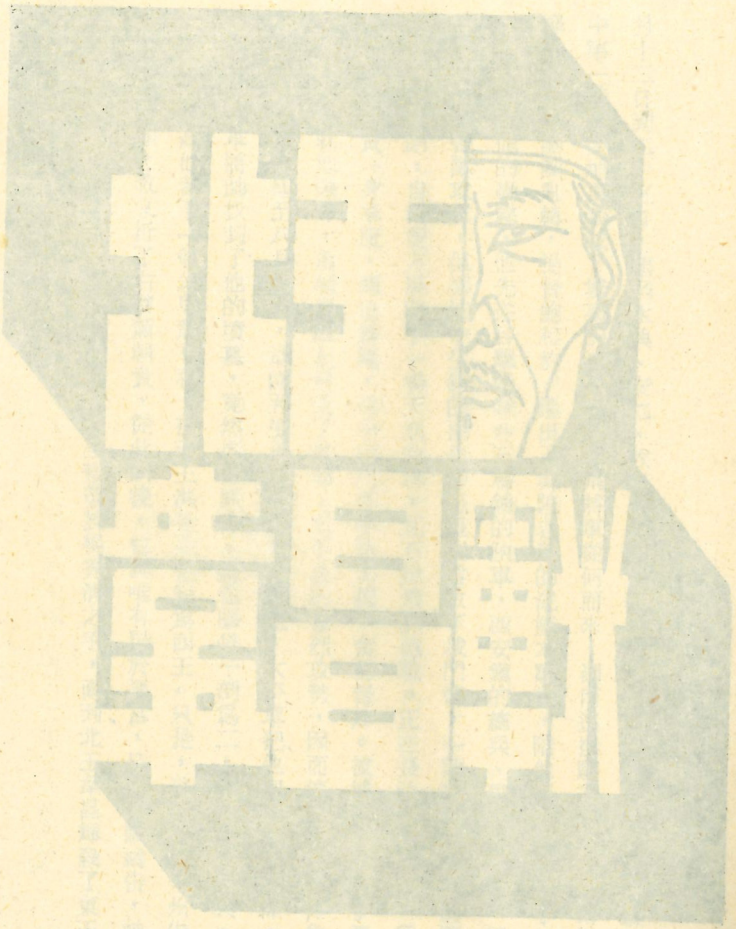
馳騁八桂，繼之以苦戰三湘，太平軍在全州痛失南王馮雲山，因而使入湘大軍在簑衣渡中伏，陣亡萬餘，精銳損失殆盡。其後即困守道州、郴州，一面抵禦清軍環攻，一面從事整補，是爲太平軍重整旗鼓之另一重要階段。無可否認的，太平軍在這兩個多月裏，幾於完全採取守勢，無從進取。

蕭朝貴力圖打破此一僵滯膠着之局，在太平軍領袖入粵？入鄂？聚訟紛紜之際，派遣情報人員，到湖南省城長沙刺探清軍虛實，蕭朝貴獲知長沙防務單薄，而城外的民房又足資作爲攻城戰的掩護，他便決定，千里突擊。蕭朝貴發動了空前未有的一次閃電戰，他使太平天國將士，終於堅定了他們殺盡滿妖，問鼎中原的堅強信念。

只帶兩千人馬，和李開芳、林鳳祥兩員大將，蕭朝貴巧妙的避開設在衡州的清軍大營，從七



月十二日到二十五日，連陷永興、安仁、攸縣、茶陵、醴陵諸縣。二十八日直逼妙高峯，進攻華中第一戰略要地長沙城，城裏的清軍竟不知飛將軍從何而來，湖南巡撫駱秉章，奉旨幫辦軍務的羅繞典急得團團亂轉，提督鮑起豹，擡出了城隍老爺的泥塑木雕像，陪他同上南門把守。蕭朝貴不顧城上大砲的轟擊，他先從容擊潰城外石馬舖的陝軍，西安鎮的總兵、副將、參將、都司全部陣亡。然後督隊攻城，但卻忙中生錯的把長沙魁星閣當做了城門樓，一陣猛攻，反使清軍乘機把長沙各門關閉，自此雙方展開了一場天崩地坼，瓦石紛飛的砲戰。正在長沙岌岌可危，行將不保，西王蕭朝貴一身華服，顏色鮮麗，他在南門外手執大纛，奮勇督陣。被城上砲兵瞄了個正着，一砲轟去，就地爆炸，蕭朝貴的左肩受了重傷，太平軍的慘烈攻勢，因而停頓，長沙倖免淪陷，雙方形成對峙。延至八月下旬，這位天生勇將終告不治身死，太平軍把他埋葬在老龍潭。後來長沙解圍，清軍將帥找到了他的墳墓，竟然掘出屍身，將他腦袋一剖爲二，分祭陣亡官兵。蕭朝貴死時洪宣嬌給他留下一個幼兒蕭有和，被天王洪秀全也封爲西王。只是，洪秀全在全州失卻靈魂馮雲山，長沙之戰又折了右臂蕭朝貴，從此以後，他就唯有居於深宮，日夕虔誠禱告，神遊於他的天父天兄之間。太平天國軍政教大權，全部落於楊秀清之手，直到北王韋昌輝殺了東王楊秀清，他才能夠出來過問軍國大計了。



前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廷訂定『娼優皂隸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不得應試做官。所謂皂隸，簡而言之就是在衙門裏執役當差的。把皂隸置於娼優之下，實在是很不合理。此所以這一條禁律生效的二百零五年後，終於有一名皂隸舉家闔族參加了太平天國金田起義。

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原名韋志正，廣西潯州府治桂平縣金田村人。金田村韋家是當地大族，本來是土著僮胞，但却能講廣東白話和客家話。韋昌輝起先用韋志正的名字在桂平縣衙門裏當差役，負責奔走四鄉八鎮，催收錢糧，傳人到案。道光年間兩廣政治風氣敗壞，各級官吏上下其手，貪贓枉法，無所不用其極。韋昌輝他當的差使正是代表官家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照說他所扮演的應該是『如狼似虎』，平民百姓見了嚇得魂飛天外的角色。何況韋昌輝生來瘦瘦小小，臉白顴高，稀稀朗朗的幾根鬍子眉毛，長的是一副奸臣相，又復陰柔險毒，蛇蠍心腸。像這樣的人又怎能在公門積德，與人方便？因此他充任皂隸十來年，很發了些不義之橫財，使他家成爲金田村裏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一年要收幾萬擔穀子的租糧。

由於韋昌輝粗通文義，頗有機智應變之才，他的目光比一般吃公門飯的稍微遠些。心知皂隸在社會上的地位，甚至不如在當時被視爲賤業的優伶與娼妓。於是韋昌輝在三十來歲的時候就辭了差，放棄這個皂隸之職。他摒棄『韋志正』的原名不用，改了個『韋昌輝』的名字，又花了一

大筆錢，給他將近七十歲的父親韋源玠捐了個官。一心一意想洗刷他出身皂隸的汚點，光大門楣，讓他的子子孫孫，也有讀書、應試、做官的機會。

在辭去差使，回家定居的這段時間裏，韋昌輝一面經管他家龐大的產業，一面還得照料家中所開設的當舖生意。閒來無事，也上附近的村子走走，結交結交朋友。就在金田村隔一條小河的古林社，當地富戶曾五公的兒子跟韋昌輝同過學。因此之故，韋昌輝不時涉水過河，到曾家去玩。他在曾家認識了一位廣東花縣來的，到處勸人信教加入拜上帝會，擁有不少會衆的馮大哥。是卽爲洪秀全的表弟，未來的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

馮雲山以拜上帝會爲幌子，他的眞正任務乃在招攬四方豪傑，吸收大批會衆，以備來日大舉。他一眼看中了韋昌輝正是他們最所需要的幹部。因爲，韋家不但是桂平縣有數的大財主之一，而且族中人多勢衆，童僕無算。有錢有勢又有人，再加上韋昌輝本人練過拳棒，膂力奇大，膽量既壯，計較又多。在洪秀全、馮雲山所羅致的高級幹部之中，他是跟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不分軒輊，等量齊觀的人物。所以，馮雲山自此開始和他深相結納，攀上交情。當韋昌輝跟着曾五公的子侄輩，親親熱熱的也喊他爲『馮大哥』時，馮雲山非常之高興，他認爲他給洪秀全又找到了一條鐵臂。

在韋昌輝還沒有參加拜上帝會，成爲金田起義——太平軍『造反』的重要成員之一以前，馮雲山先已在他的身上下了不少功夫。韋昌輝是土財主，馮雲山則是從山區短工升格爲私塾塾師的流浪漢。論喫喝玩樂，馮雲山當然無法奉陪。可是，只要是遇有能讓他表現講義氣，顯大方的機會，馮雲山却是決不輕易放過。有一次，馮雲山和韋昌輝一同到桂平縣城遊玩。韋昌輝下場子賭錢，馮雲山便耐心的站在一旁觀

看，一看到韋昌輝把帶去的銀兩全輸光了，他一聲不響，脫下自己所着的長衫，送進當舖得了錢，統統給韋昌輝拿去翻本。本翻不回，馮雲山却能坦然穿着短衫褲，跟韋昌輝一路談笑自若的回家。當一件長衫能值幾十文錢呢？然而，這幾十文錢偏就贏了大注，馮雲山買到了韋昌輝的一片眞心相待。

儘管拜上帝會，在紫荊山區鬧得如火如荼，發展神速，馮雲山也成了韋昌輝的心腹知己之交。可是，馮雲山却從不曾在韋昌輝的跟前，提過一句邀他參加，或者是請他鼎力協助的話。馮雲山表面上擺出了一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的坦蕩磊落姿態。韋昌輝一心洗脫他曾執賤役的惡名，恢復平民百姓身份，然後，更進一步的當一名鄉紳。他家裏有的是錢，錦衣玉食，生活無虞，他所求的不過是別人莫挖他的瘡疤，提他的舊業，不再加他以鄙夷輕視的目光，他就很能心滿意足了。像『成王敗寇，封茅列土』這類轟轟烈烈的大事，就韋昌輝的環境來說，實在是無從想像。因此，馮雲山便很技巧的避而不談，彷彿兩人之間，只有『私交』，而決無『公誼』的存在。韋昌輝是馮雲山的小老弟，他跟拜上帝會絕對無關。

不過，到了有那麼一天，韋昌輝悲憤莫名的發現，他費盡心血，花了不少的心力和金錢，只求旁人把他當尋常百姓人家一般看待竟也不可能時，局面便迅即急轉直下。韋昌輝反倒主動的要

求參加拜上帝會了。這一點，以馮雲山來說却並非意外，倒是早已在他的妙算之中。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某一天，恰值韋昌輝的父親韋源玠，過七十大壽。韋昌輝基於一份孝心，想給他父親熱鬧熱鬧，擺擺排場，他安排酒筵，遍請親友鄉鄰，舊日同學。壽辰之日，他特地去做了一塊『登仕郎』的匾，掛在大門上。——這登仕郎是隋代設置的文職散官，到了清朝，不過是文職官員的正九品封階而已。除了『從九品』稱作『登仕佐郎』之外，再也沒有比『登仕郎』更小的官階了。掛上這麼塊匾額，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同時，韋昌輝是確曾花過錢，給他老爸爸捐過官的，捐得再小，也不會小過於區區『登仕郎』。所以，讓韋昌輝揚眉吐氣那麼一下子，應該是無可厚非。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偏就爲這麼一塊匾，掀起了好大的風波。原來，和金田村相鄰的一些村莊裏，還有幾家破落大族閥閱世家。他們的田地財產雖然沒有韋昌輝家多，可是他們家裏世代不曾出過娼優皂隸，有兩家居然還有族人中過秀才和舉人，或是也不知那一代的祖宗曾過一任小官，因此他們便被視爲鄉紳之列。這般鄉紳，都認爲韋昌輝家不過是個暴發戶，韋昌輝尤其執過賤役，平時就很瞧韋家不起。這一天，聽說韋昌輝爲他老爸爸大做其壽，體面風光，非比尋常。熱鬧和排場，居然蓋過這般慣於作威作福，自以爲當地無人可及的鄉紳之上

。如此這般，便使韋昌輝一家犯了鄉紳們的『衆怒』。

韋老太爺壽誕之期，韋昌輝不惜耗費的開起了流水席。是日賀客踵門，戶限爲穿。客人一到，立刻入席大喫大喝。村裏村外，人人爭先恐後的聊備一份薄禮，來撈這場便宜。韋源玠、韋昌輝父子家人正在春風滿面，笑口常開，跑進跑出的殷切款待，驀地大門口起了叫囂呼喝之聲。韋昌輝和他的哥哥志濱、弟弟志俊、志先、志能等人忙趕出去看時，但見鄰村的那些所謂鄉紳，從桂平縣邀來了幾名衙役，怒眉橫目，耀武揚威，由劣紳們領頭在韋家大門外破口大罵，斥責韋昌輝是皂隸出身，膽敢不顧朝廷體制，掛上了『登仕郎』的匾額，分明是干犯禁律，就該送官治罪。罵到了興起時，又是一聲叱喝：

『把他那登仕郎的匾額摘下來！』

知縣衙門的差役，原就是跟鄰村劣紳串通好了的，先給韋家一個當衆下不了台，然後作好作歹，訛詐一筆巨款，彼此朋分。因此，當他們一聽到劣紳喝令摘匾，登時就一擁而上，七手八脚的把那塊匾額給摘了下來。門匾被摘，那是整個家族的奇恥大辱。照說即使是拚命械鬥，也不能任由劣紳如此欺人。然而當時韋昌輝不願事態擴大，他仍然是極力忍耐。眼睜睜的望着差役們摘了他家的匾額，滿座的賀客們被這唬人的陣仗嚇得臉上變色，相繼辭出，一場大喜事竟然演成了

個不歡而散。更糟糕的是，經此一鬧，又叫韋姓一族在金田村裏怎麼存得住身？

詎料劣紳們摘了韋家的匾，使盛大壽筵捲堂大散，居然還沒算完。他們存心要藉此口實整垮韋昌輝這一大家，於是派人上門勒索一筆銀兩。韋昌輝如果拒不肯納，那麼，劣紳們即將一狀告到官裏去，請縣太爺重重的治他頂冒功名之罪。

韋昌輝和公門中人斷絕交往已久，急切間他找不到門路幫他了結這樁公案，焦灼萬狀時忽然被他想起了慷慨仗義的馮大哥。他忙赴紫荆山，請馮雲山代他出面向劣紳們商量和解。馮雲山果然一口應允，他登門拜訪諸劣紳。交涉時一語不合又起糾葛，馮雲山被劣紳們的惡奴揍了一頓。他負傷回到山上，激起了拜上帝教會會衆的公憤，大隊的紫荆山民奔向鄰村，劣紳和他的家人聞風遠颺，拜上帝教會衆便將劣紳家的糧食搶了個精光。這麼一來就造成了會衆和土豪劣紳持續不已，誓不兩立的明爭暗鬥，而那『罪魁禍首』，夾在兩大之間的韋昌輝全族男女老幼，也就更難以在當地立足了。於是由韋昌輝攘臂一呼，自他七十歲的老爸爸以下，叔叔源珖，韋昌輝五兄弟，還有堂伯叔、兄弟、姪輩，韋氏一族總共有一百一十個男子漢，加入了拜上帝會。

韋氏全族加入拜上帝會，是爲拜上帝會蛻變而爲太平軍的重大關鍵。洪秀全、馮雲山等在創立拜上帝會時只不過是在傳教，一到金田團營——會衆舉家集結，那就成了盡殺滿妖，建立天國

的民族革命運動。韋氏一族和所有會衆的私產全充了公，起義有了經費，韋家父子便在金田村外開爿鐵店，日夜打造兵器。由西王蕭朝貴負責監工，韋氏族人充任工匠。兵器打造好了，乘着黑夜運出村外，沉在犀牛潭底，等團營的會衆聚齊，然後再公開撈出，一一分發。就說這些兵器都是上帝所賜的，藉以堅定會衆們必勝必成的信念。韋家的一百一十人爲什麼肯這麼樣賣力？而且獲得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等太平軍領袖的充分信任。其主要原因厥在於韋氏族人及早舉事之心比任何人爲急，因爲他們和地方惡勢力——土豪劣紳發生了正面衝突。在金田村裏很難以住得下去，反倒不如早日起義，跟着大夥兒一道豁出去算了。

韋昌輝一族有一百一十人參加太平軍，其中固不乏文武全才，能征慣戰之輩。如韋昌輝的胞弟韋志俊又稱韋十二，和姪兒以德、以琳、以禎等俱曾爲太平軍卓著功勳的勇將。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都是以富戶大族，傾家助義的。就人力、物力而言，太平六王之中以這兩位王爺的貢獻爲最大，勢力爲最盛。所以洪秀全、馮雲山在楊秀清、蕭朝貴假托天父、天兄降體傳言，由而攫取軍、政、教權後，除了分化楊蕭，拉攏蕭朝貴外。另一項緊急措施即爲促使韋昌輝、石達開和天官丞相燕王秦日綱結爲一系，形成支持洪、馮的另一勢力。往後金田起義，太平軍大舉入湘，全州之役南王亡，長沙圍城西王死。韋昌輝和石達開自此脫穎而出，成爲太平天國的兩員主將。當太平軍轉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時，韋氏族衆和石氏族人始終都在韋昌輝和石達開的領導之下，相互支援，並肩作戰。

韋昌輝在太平天國被封爲『北王六千歲又副軍師』，他那七十來歲『乘轎隨征』的老爸爸韋源玠後來也被崇封爲『國伯、爵同南王，賜天府稱殿』。不過韋昌輝一生中最妙不可言的還是他跟他的『同胞手足』，其餘諸王的關係，幾乎一概都是反目成仇，凶終隙末。當東王楊秀清權勢絕倫，氣燄薰天，最逢迎巴結楊秀清的正是韋昌輝，然而楊秀清及其一兩萬名黨羽畢竟全部死於韋昌輝之手。天王洪秀全以韋、石兩位『胞弟』爲天朝柱石，可是最後撲殺韋昌輝的居然就是天王洪秀全。翼王石達開是北王韋昌輝的小兄弟，在太平天國六王中就數他們兩個聲應氣求，誼同一體，雙方感情頂頂親密。但，天朝內訌，東王伏誅，韋昌輝在天京金陵遍洒腥風血雨，把楊秀清的同路人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渠。遲他一步趕到天京勤王誅逆的石達開，眼見他誅戮過甚，稍微埋怨了他幾句，竟然會使韋昌輝『怒從膽邊生，惡自心中起』，他不惜骨肉相殘，血洗翼王府，殺了石達開的全家老小。石達開若不是情知不妙，深夜離城逃跑，遠離天京，十中有九也會遭了他的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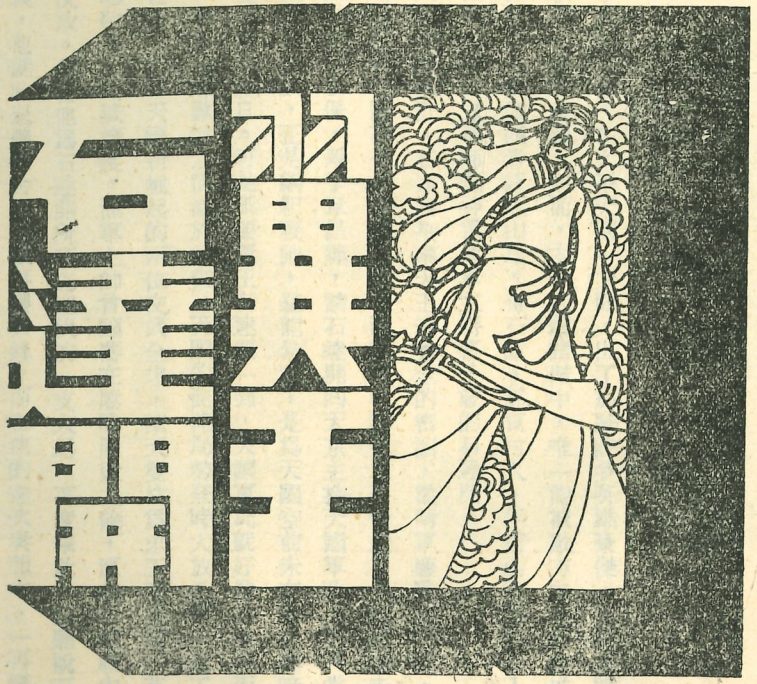
因爲韋昌輝在天京大肆屠戮，他所可能殺得了的僅只是楊秀清在天京的家人部屬，以及石達

開的翼王妃王氏夫人及其世子，還有翼王府的上下人等。因此，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陰曆八月中，翼王入天京而又逃出天京後，韋昌輝正躊躇滿志，洋洋得意，自以爲天國軍政教權，業已落入他的掌握。從此他比楊秀清尤爲變本加厲，著著侵逼天王洪秀全，儼然又是一位太平天國太上主宰。然而，石達開却在悲慟欲絕之餘，決心討韋。他和韋昌輝之間的公仇私憾，勢將不共戴天。所以他檄調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大軍，馳赴蕪湖、甯國一帶。楊秀清的弟弟楊輔清、雄清、英清、友清……等人，都是統兵在外的大將，身受天京族人戚友悉遭韋昌輝屠殺一空的慘禍，當然都會自動加入石達開的討韋陣線，齊向天京進兵。所以，到咸豐六年十月初，蕪湖、甯國、安慶間自動集結的討韋大軍，爲數已多達十萬之衆。

咸豐六年陰曆十月十一日，翼王石達開以十萬勤王之師，揮戈直指天京。在此以前，他先行上奏天王回師靖亂，清君側，要求天王速將韋昌輝及從惡秦日綱等處死，藉平衆怒。當時韋昌輝還能控制天京局勢，欺壓天王，所以石達開未曾奉覆，他唯有麾師東向。韋昌輝畏懼石達開兵多將廣，私忖所部難以迎拒，他心慌意亂，手足失措，唯恐石達開佔據金陵報恩寺塔居高臨下，發砲轟擊天京城內。竟然下令焚毀掉天京聚寶門外聚寶山上的天下第一塔，被譽爲世界七大奇跡之一，週圍凡九里十三步的報恩寺塔。可是，天王洪秀全却早以韋昌輝殺戮太多，深心不滿，其後

韋昌輝又大權在握，驕橫跋扈之處，比東王楊秀清尤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已經在暗中準備襲殺韋昌輝，詎料韋昌輝悍然的先下手爲强，大舉進攻天王宮，打算乾脆先把洪秀全殺了再講。幸而這一寶韋昌輝押錯了，他帶進天京的基本部隊不過三千人，幾番血戰死傷已不在少，跟他合作的秦日綱，又奉他之命領兵一萬五千去以卵擊石，抵禦翼王。天王洪秀全宮中多的是擐甲死士，還有身經百戰，大脚板的廣西健婦。她們打起仗來英勇驃悍，勝過鬚眉。再加上鎮江、丹陽等地奉詔勤王的楊秀清胞弟楊輔清，和石達開胞弟石鎮吉，滅族殺家的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因此，在韋昌輝進攻天王宮的兩日後，他的所部人馬終告土崩魚爛，全盤瓦解。韋昌輝的族人部屬伏誅者共兩百餘人，天官丞相秦日綱也被擒回處斬。韋昌輝的腦袋被砍了下來，和其餘罪魁禍首的首級浸在鹽汁裏，由天王洪秀全派專差送到安徽甯國前線，請攻向天京清君側的翼王石達開驗看。韋昌輝的那顆頭顱，乃被翼王石達開下令懸掛高竿，遍示軍中。

韋昌輝之闔族加入拜上帝會，曾促使太平軍起義之師提前發動，而他由於受盡東王的欺壓，挑起內訌，一度得勢迅又敗死。無可否認的，也正是他在加速太平天國之覆亡。爲北王六千歲又副軍師韋志正又名韋昌輝者，甯非太平天國六王中最最難以捉摸，不可思議的奇特人物？



太平天國之役，在太平天國一方面，出了那麼許多英雄豪傑，文臣武將。論人才之鼎盛，比諸滿清朝廷，實不多讓。然而，太平天國諸傑中，唯一能被敵方主帥稱譽推重，舉國軍民景仰崇拜的，就祇有一位廣西貴縣北山里、奇石墟、那幫村人，年甫弱冠卽已加入太平軍，獲封翼王五千歲，後來加封公忠軍師聖神電通軍主將喜千歲的石達開。

當太平天國內訌，石達開接奉天王洪秀全的密詔，從兩軍鏖戰的前線，趕回天京金陵。沒想到跟北王韋昌輝一語不合，反目成仇，滿門老小都被北王慘殺。他縋城出走，興兵討韋，後來天王洪秀全爲蘄求自保，殺了韋昌輝，請石達開回天京主持天國軍政大計。當時天京方遭兄弟鬩牆，自相殘殺的慘禍，正是綱紀廢弛，羣龍無首，是爲天國空前未有的大黑暗、大紊亂時期，誠所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可是祇要翼王石達開一到，天國軍民就好像救星自天而降，自天王以下滿朝文武，天京百姓歡悅之情溢於言表，天國的混沌局勢登時大放光明。東王、南王、西王、北王相繼身亡後，太平天國新崛起的兩位文武全才，擎天雙柱爲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一般兒的對他衷心敬佩，竭誠擁護。湘軍主帥曾國藩在屢戰屢敗之餘，原想趁天朝內訌、天京混亂，由江西揮師反攻。但當他爲石達開所預先埋伏的一支人馬，再度擊敗，又聽說石達開回天京主政大展經綸以後，他就此退避三舍，不敢再攖其鋒。而在他的迭次奏報中，一再慨乎言及石達開：『挾

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奠民』、『伏查賊渠以石達開爲最悍，其誑煽莠民，張大聲勢，亦以石達開爲最誦』、『石達開狡悍爲諸賊之冠』。連那位目空四海，連他頂頭上司曾國藩都不看在眼裏的左宗棠，尤其稱道石達開：『狡悍著聞，素得羣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爲，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爲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不惜公然承認他很有點畏懼石達開。

然而，癥結在於，這一年石達開才祇二十六歲。而在他被迫加入拜上帝會之前，石達開祇不過是個『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的廣西貧瘠地區的鄉下耕農。石達開的祖上，係由廣東惠州和平縣遷入廣西貴縣鄉間的，所以他也是客家人。長大成人以後的石達開，身材高大，臉色黑，顴骨高，頭髮濃密，留點鬍鬚，兩目炯炯有光。再加上太平天國軍民還我大漢服制，而被奴役於滿清已久的當時軍民，目爲『奇裝異服』的裝束，不薙髮，不結辮，任由父母所賜的長髮披肩，下頷留三綹鬍鬚（這是清兵誣之以『長毛賊』的由來），再穿上寬袍大袖的儼然道袍。高頭大馬，佩刀撚槍，率領數十萬之衆，馳騁於大江南北半個中國，讀者倘願瞑目摹想，就可以意會得出這位少年英雄，當年叱咤風雲，氣吞河嶽的威武雄壯模樣。此所以，革命先進，天才詩人，小說家蘇曼殊，早年即曾在 國父創辦的東京民報上，精心繪製過一幅『翼王夜嘯圖』，由章太炎題

跋，曾經給予國人莫大的精神鼓舞。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六王中，家裏頂有錢的一個，貴縣石家不但人丁旺盛，而且家財富有也遠在桂平韋昌輝之上。天王洪秀全，正是因爲久已聽說石達開『才高、家富』，所以才破天荒的親自出馬，和南王馮雲山相偕跑到北山里、奇石墟、那帶村去登門求見。極力勸他入伙，圖個『人財兩得』的。

但是洪、馮力勸石達開投

身拜上帝會之初，石達開却因爲他一家安居樂業，融融洩洩，並無傾家蕩產，齊同『造反』的理由，曾經婉言推却。一直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貴縣各地發生了土著與客家人的嚴重衝突事件，土著仗着人多勢衆，悍然施用武力，將縣境內的客家人加以驅逐。石達開眼看着就要無家可歸了，這才毀家入伙，闔族舉義。他獻給拜上帝會十多萬兩銀子的家財，又帶着兄弟輩石鎭崙、鳳魁、鎭吉、鎭祥、達英、達德、達平、鳳苞、鎭常、鎭發、鎭全、鎭崗、明開，和他的妹妹『王姑』汀蘭，侄輩貴忠等一體加入。使洪秀全、馮雲山喜出望外，立刻就封他爲翼王五千歲。昭洪、馮二人立國之前的構想，東西南北四王將來鄰惠分守四方，各自統治一國，祇奉太平天國的正朔。而翼王則爲天王的羽翼，亦卽心腹股肱的一字並肩王，因此，石達開雖然年齡最小，爵位最低，可是太平天國一旦成了大功，他的地位可能要比其餘四王更爲重要。

促使石達開毅然決然參加『造反』行列的，起因是一件桃色糾紛。廣西貴縣幅員遼闊，寄籍的客家人相當的多。客家人勤勞節儉，其中有不少寖寖然成爲了巨富。道光三十年八月，貴縣客家人裏有一位富戶溫阿玉，他不該垂涎附近一位土著農家女的美色，仗着他有的是錢，便託人去向那女孩子的父母親說，他願出重金，把那個女孩子買去做妾。

可是那個女孩子早就許過了親事，她父母貪圖金錢，貿貿然的答應了溫阿玉，他們催逼未婚

女婿退婚，引起了貴縣土著的不平，土著們慫恿男方告溫阿玉的狀，結果是纏訟多時，寃不能伸，使當地土著起了公憤，由直接交涉而引發械鬥。土著人多，客家人錢粗，八月二十八日土著大敗客家人，客家人就賄買了幾千名土匪來反攻，又打不過；居然陸續招到了土匪一萬多，雙方對陣，土著反勝爲敗。然而，客家人買通的土匪却在乘火打刼，大肆刼掠以後一走了之。於是土著再來報仇雪恨，這一仗，客家人死傷狼藉，房屋多被焚燬，至少有殘餘的三千多名男女老幼無家可歸。石達開的一族由於『黃狗偷食，白狗遭殃』，不幸也在其內。家鄉存不住身了，唯有北走金田，『逼上梁山』。

根據抗戰勝利後筆者入桂一住半年多，所聽到廣西父老的傳說，貴縣土著和客家人的當年大規模械鬥，那次驚人的流血事件，其背景正是太平軍首領洪馮（廣東人）、楊蕭（廣西人）在從中煽惑，故意製造的糾紛，迫使貴縣的客家大族加入太平軍，其主要爭取對象便是文武兼資，富甲一方的石達開。姑不論這個說法是否屬實，不過，洪馮楊蕭等在石達開一入拜上帝會——太平軍後，所交給他的第一項任務，確是重返貴縣，儘其可能的招徠當地客家人投效。

貴縣的客家人正在『纍纍然如喪家之犬』，家鄉立不住足，天涯茫茫又沒個好去處，既有素孚衆望的少年英雄石達開大聲疾呼，四出號召，當然就跟隨着他同往太平軍團營——集結之所在

金田村去。莫看石達開當年不過二十歲，他辦起大事來眞還能有板有眼，層次分明，像煞有介事。他在故里奇石墟募集了一千餘名客家人，編制成軍，全部參加拜上帝會。出發之前，尤其鄭重其事的祭旗誓師，申討韃虜，然後聲勢浩蕩，旌旗鮮明的由六烏口出動——這是太平軍第一支正式成軍，公然露面的隊伍。翼王石達開領着這一千多人首先駐紮桂平白沙鎭，那兒也可以說是太平天國頭一回佔領的地方。當地官兵和團練耳聞石達開的大名，連正眼兒都不敢瞧，他們任讓石達開在白沙開爐鑄砲，打造兵器，從容招集貴縣的客家難民。停留了一個多月，得了四千人馬，方始軍威雄壯的開到了金田村。

石達開給太平軍帶來了第一支編制完善，武裝齊全的軍隊，同時也獻出了一大筆財富，充作建立天國的第一筆基金。除了他自己盡出家財十餘萬，他招來的那四千多貴縣客胞的捐獻更加可觀。因爲他們是被逐出家園，而把一家一當全都帶出來了的。根據太平軍團營硬性的規定，教徒一到金田參加起義，就得把他所有的私人財物，毫無保留的繳呈『聖庫』，從此以後按日領糧，財物不得爲任何人據爲己有，違犯者殺無赦。

從金田起義到縱橫八桂，穿越三湘，石達開始終是方面大將左軍主帥，他立過不少彪炳的戰功，但是因爲在他之上還有二哥洪秀全、三哥楊秀清、四哥馮雲山和五哥蕭朝貴、六哥韋昌輝（

完全照洪、馮的說法：他們的大哥是耶穌），所以二十歲的老七石達開一直都未能出人頭地，引人注意。可是到了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正月初三，太平軍從武昌出發，樓船東下，攻取『小天堂』金陵。却由於馮蕭相繼陣亡，太平軍少了攻堅摧銳，斬將搴旗的統率大將，二十三歲的石達開方始脫穎而出，他親率大軍五十餘萬，戰船一萬餘艘，以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青年將領，帶空前龐大的水陸二師，以刮刃破竹之勢克黃州、焚赤壁、陷武穴、次九江、越湖口、過彭澤、下小孤山，然後便連克安慶、蕪湖，終於長驅直入號稱天險，有龍蟠虎踞之勝的石頭城——天京金陵。這太平軍與淸軍全力以赴，寸土必爭的一仗，連同趕路、接戰、歇馬整補，前後歷時僅祇三十六天——。就在這一仗裏，英勇青年石達開直把淸軍主帥，官拜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陸建瀛，打得嚇破了膽。陸建瀛親率重兵扼守長江險要武穴。他的部下全軍盡墨，總兵恩長投江自殺，參將遇壽戰死黃石港。陸建瀛在亂軍之中倉皇逃命，他換乘一艘小船，闖風先逃。當他舟過安徽省會安慶，也在安慶攻防戰中陣亡的安徽巡撫蔣文慶登上城樓，跟江心中匆匆而過的陸建瀛喊話問答。蔣文慶懇請陸建瀛留下守城，懾於石達開聲威的陸總督，却在舟中雙手直搖，驚慌萬狀的答道：

『賊勢浩大，萬不可敵！』

蔣文慶不信這份『邪』，其結果是他死守安慶一天，終被石達開的部下亂刀砍死。

石達開的先鋒部隊兵臨金陵城下，城裏由陸建瀛統率的官兵竟然渾然不覺。太平軍攻打金陵前後歷時十三天，守城的滿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心摧胆裂，六神無主，一個勁兒的直在出乖露醜，鬧得笑話通篇——攻城之夜石達開命人從西天寺裏搬來了五百尊羅漢，高高低低的排列在城下平陽之地，他在這『羅漢陣』裏懸燈燃燭，插上幾十面旗幟，然後使太平軍將士不時在羅漢陣後吶喊，使得城牆上的清兵以爲是天兵天將下凡，忙不迭的燃放大砲，整整的轟了一夜。

利用陸建瀛的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的心理，石達開迭施妙計，直把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整得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他在總督衙門日以繼夜的問卦卜課，卜吉則笑，卜凶就哭。又告訴他的部將說：他守金陵自有『霜神』助陣。部將們啼笑皆非的問他可有什麼徵兆？陸建瀛便說每有陣仗他都看到赤色露體的女子在陣前督兵。及至石達開麾指水陸兩師把金陵團團圍困，陸建瀛却又說如今正是觀音大士來助他一臂之力，他下令滿城軍民焚香禮佛。後來他什麼花樣都用盡了，迫不得已，竟然命人擊起古時候驅逐瘟疫，其後被人請來送葬的神祇——名曰『方相』的以示圍城的太平軍，詐稱他又得了天神之助，直逗得石達開的部下捧腹大笑，笑得前仰後合，幾幾乎就要爲陸建瀛而絶倒。

咸豐三年二月初十，翼王石達開終於攻破金陵城，當城垣轟坍，城破之際，陸建瀛正從將軍署乘轎回兩江總督衙門。四人舁抬的絲呢大轎剛剛抬到小營，太平軍先鋒部隊業已衝進，陸建瀛的侍衞轎夫四散奔逃，太平軍一擁而上，把陸建瀛殺死在地。

攻克小天堂，石達開建立了不世之功勛。旋不久他便奉令平皖、征鄂、略湘、入贛，旌旗所至之處，確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終太平天國之世，太平軍所佔領的華中、東南四省地盤，差不多悉由翼王石達開迭經血戰所得來。他在太平天國諸王中威望之高，聲譽之隆，如日中天，空前絶後，而且歷久不衰，從未有人對他加一字之貶責。威脅天京多年的向榮江南大營係石達開所破，天朝內訌禍起蕭牆，洪秀全得能攻殺叛徒韋昌輝，也是仗着石達開十萬大軍下天京的赫赫聲威。所以石達開被天王請回天京秉國政，專征伐，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不但天朝軍民萬衆一心，百廢俱舉，尚且是太平天國軍威最盛，國勢最強的一段時期。假如石達開不受宵小排擠，大有遭受陰謀暗算的可能，因而被迫再度出走。曾左胡李未必就能扭轉乾坤，締造滿清咸同中興的局面。『衞青不敗由天幸』，滿清不亡於石達開之手，則唯有作如是觀。

終於把石達開也排擠開去的，是天王洪秀全的兩個鄉巴佬哥哥，安王洪仁發和福王洪仁達。他們嫉妒賢能，始而進讒繼則掣肘，使石達開懊惱無窮，痛苦萬分。他深知再在天京戀棧下去，

極可能會步楊、韋的後塵，惹上殺身之禍，尤其他才高意廣，聲譽正盛，所以他才會抱着『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坦蕩襟懷，飄然遠引，另求發展。他想取得『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天府之國四川爲根據地，然後與曾左胡李逐鹿中原，把滿洲人攆回老家。可是當他拉起隊伍一走，却差一點把太平天國拖垮了，因爲天國的二十萬百戰雄師，人人死心塌地的跟定了他，連天國後期的兩大柱石李秀成和『四眼狗』陳玉成，也幾乎就隨他而去從事萬里長征。照李秀成被擒後的供狀，敍述當時天朝情景是：『那時，營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由此可見翼王一走天朝態勢之嚴重。難怪當時的西方觀察者在麥高文通訊中謂他：『這一位青年領袖，是英雄俠義，勇敢無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軍之中堅人物。他的頭銜稱爲「電帥」，這正能表示他的作戰方式。他是個飽受教育，而又付諸實際行動的人。』

妙的是曾國藩在獲知石達開二度離天京出走以後，極想把他拉到湘軍的陣營。他曾命其部將，平江水陸全軍統領李元度，寫了三千六百餘字一封情詞懇切的長信，力勸石達開『猛然省悟，獻城投順』。相傳石達開得書以後曾經沉思久久，終於用一整幅紙，寫了個斗大的『難』字，作爲答覆。後來曾國藩還不死心，他又親自作書勸降，石達開寫回信時，還很幽默的反勸曾國藩乘機獨立，又說是：『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耶？』

石達開自領一軍從事西征，天王洪秀全不但不以一言相責，而且還加封他的爵位，始終把脫身而去的石達開，視爲天朝的主要份子。石達開則頻年轉戰皖、贛、鄂、湘各省，一度回到故鄉廣西，又北向貴州、四川、西康，他原想從西康翻山越嶺，直取成都。殊不料他麾下的大將賴裕新貽誤軍機，遭受挫敗，竟使石達開功虧一簣，在今之西康越嶲縣安順場（舊名紫打地）爲大雨、洪水、清軍和夷兵所阻，連日苦戰，糧盡援絕。石達開爲了救他殘存部下七千餘人的性命，令他的五位『王娘』，兩名世子投水自盡，他自己則自動獻死，祇求清軍『宥我將士，請免誅戮』。清軍答應了他的條件，但却在翼王親率長子石定忠，和四位高級幹部赴清營獻死之後，一舉襲殺翼王所部精銳兩千餘人。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二十二日，石達開在成都刑場慘遭凌遲。行刑之際，他與部下的『宰輔』曾仕和，面對面的綁在十字樁上，任由劊子手操刀寸磔。曾仕和是個文弱書生，他實在疼不過，終於發出慘呼。這時候，三十三歲的翼王石達開，一面在挨刀割，一面安慰他道：

『爲什麼就不能忍這一下子哩？試想想當我們逮到了他們，不也是如此這般的殺嗎？』

曾仕和便咬緊牙關，不再叫喊了。他和翼王都在數十萬人，叠成人山，衆目睽睽，淚眼婆娑之下，挨了一百多刀。刑畢時，一縷英魂早已杳然遠去。他死後多年，國人始終對這位青年英雄

懷念不置。因此，有人用他的名義作悲涼雄壯的詩，有人代他僞造日記以傳世，更有人傳說石達開當年並不曾就戮身死，而是逃了出來落髮爲僧。凡此種種，都可見國人對於翼王石達開的崇拜和愛戴。

曾國藩曾被人推許爲繼孔子、朱子以後，再度復興儒學的聖哲，建樹功業，轉移世運的偉人賢者，滿清咸同中興第一名臣。然而，自曾國藩洩憤起湘軍，直到他平定太平天國，病逝兩江總督任上，也有人罵他是民賊、元兇、漢奸、民族罪人；草菅人命，擅權濫殺的『曾剃頭』；好名失德，既慢且僞的『僞君子』。凡此，還都不能用『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說法，加以解釋。

因爲，罵曾國藩是漢奸、民族罪人，是基於民族主義，攘夷狄、救中國的春秋大義觀點。太平天國洪、楊、馮、蕭、韋、石六王，標榜的是奉天討胡，弔民伐罪。那麼，曾國藩就萬萬不該幫着滿人壓制大漢的民族革命。罵他好殺，則曾國藩自己即曾告訴他七弟國荃、八弟國葆說：『即已帶兵，自以殺賊爲志，何必以多殺人爲悔！』至於慢與僞，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員外郎，專愛面折人短的邵懿辰，所指責於他的，還有知曾國藩最深的左宗棠，也罵過他『專標一僞字』。失德呢，拋開曾國藩在漣濱、嶽麓兩書院就讀時期的好狎邪遊，浪漫狂放，作什麼贈伎春燕詩一類的少年風流罪過不算。曾國荃攻陷金陵，太平天國亡後，曾國藩已經貴爲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當年曾氏五十四歲，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自然難免躊躇滿志，舞之蹈之，此所以他的幕客趙烈文入署道賀，跟他的府主開玩笑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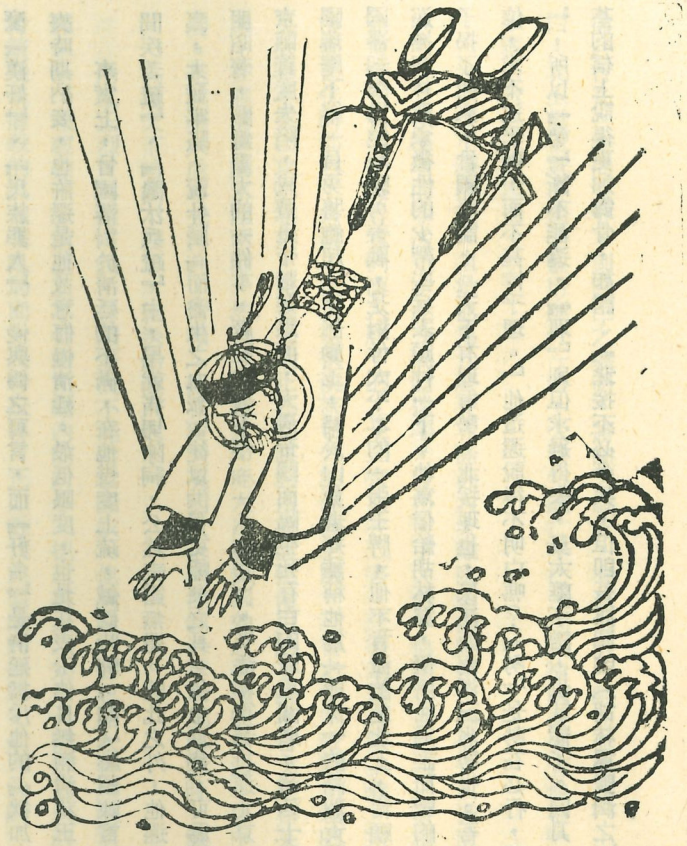
『今後我們該稱呼中堂，還是侯爺？』

曾國藩居然會自家調謔的答道：

『祇要你不稱我猴子便好。』

於是賓主二人相對大噱。就在這種歡欣得意的興頭上，曾國藩有過在流鶯畫舫公然過夜的紀錄。還有，在此三年以前，咸豐皇帝賓天。曾國藩尤曾在皇上大喪期間祕密的娶了個妾，因此被人指責爲『違制失德莫甚於此，實名教罪人之尤』。

綜上所述，彷彿曾國藩罪證確鑿，鐵案如山，已屬毋庸置辯。不過，如果以曾國藩的『平亂』基本方略，『別樹一幟，改絃更張』，和『馳驅中原，漸望澄清』這十六字眞言來看，以及湘軍出動時所公開發佈的『討粵匪檄』，等於是湘軍對太平軍的宣戰書，在這一篇極關重要的文告裏，我們可以說知曾國藩要『討粵匪』，原因在於太平軍殘忍慘酷，崇奉洋教，毀棄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是『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使『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九原』，和太平軍到處砸神像，燬廟宇，『爲神鬼所共憤』。其中並無一字提到他的目的在於勤王，或是保全大清。再讀他的『保守平安歌』，如『莫逃走』、『要齊心』、『操武藝』，唱來唱去無非是鄉黨團結，保衛桑梓，根本沒提『大清朝廷危在旦夕』；鼓勵大家勤王討賊，挽救大清帝國淪亡之類的話。所以有許多史家都說，湘軍和太平軍之戰，其實是一場儒教對『拜上帝會』的戰爭。日本治清史的權



威稻葉君山也說：『湘軍非勤王主義，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維揚名教。其最終目的，卽恢復異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軍可稱爲一種宗教軍。』倘如此說可以成立，曾國藩當然也就沒有什

麼『漢奸』、『民族罪人』、慢與僞之可言，而『好名』是清廷指斥他的『欲加之罪』，皇帝大喪時期納妾，也許還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在表示他目無滿清君王。

事實上，曾國藩對於清廷的不滿，在他幾度上疏，鋮砭時弊，如『應詔陳言疏』、『備陳民間疾苦疏』、『議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陳詞，公然表露無遺。除此之外，他還曾在給朋友的信裏，大發牢騷，說什麼『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更其彰明昭著，關鍵重大的一件事，厥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都打進北京城裏去了，滿清京師首度失陷，咸豐皇帝避難熱河，大清帝國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清廷十萬火急的檄調曾國藩麾下第一員勇將鮑超，率部勤王，歸於山東老鄉譴爵他爲『敗保』的滿洲大將勝保指揮。曾國藩却因爲鮑超驍勇善戰，是對付太平軍的一張王牌，他不肯派鮑超北上，甯願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撫胡林翼象徵性的少帶些兵去應付一下。他寫信給胡林翼，便將他爲誰而戰的那張底牌猛一下子揭了開來，曾國藩說：『天下有理有勢，北援理也，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但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不甚悖乎理。』他這還說得不明白嗎？『勢』是勢在必行，理是『理所當然』，所以『勢』斷不能違，『理』則但求過得去，莫太離了譜，也就罷了。同月，他給他七弟國荃的信上說得更加露骨，如謂：『北援不必多兵，但卽吾與潤帥（胡林翼號潤之）二人中有一人

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識着，有濟無濟，聽之而已。』——曾國藩是在表白，北上勤王祇不過是敷衍應付一番，大清帝國亡不亡？則『清國事，管他娘』，我們的任務在維護名敎，保衞家鄉。

曾國藩不滿清廷，但是他爲什麼要在滿洲人大難臨頭的時候，偏偏去做滿清的孤臣孽子，中興名臣？依筆者的看法是：此公高瞻遠矚，盱衡天下大勢，他是在那兒『三害相權取其輕』。須知當時爭相伸手叉着我們漢人脖子的，是三害而非二害。三害是爲帝國主義，太平天國毀棄中華傳統文化的邪敎、異說，以及奴役漢族已久的滿洲王國。三害之中，帝國主義的侵略日亟，不但英法聯軍業已攻陷北京，而且英國正在陰謀利用被清廷僱用的英國軍官戈登和英籍總稅務司李泰國，控制清軍的水陸兩師，然後抄那慫恿印度人出賣祖國効忠英國的手法，使中國成爲第二個印度。是慈禧太后事先得到了情報，她在獲悉英國人企圖控制清軍水陸兩師時，憤憤然的答道：

『這天下咱們不要了，就送給漢人吧！』

內亂正烈，外侮可畏，曾國藩決不能當亡國奴，他就唯有容忍滿人昏庸頽頓的統治，暫將排滿革命，輕輕捺下。而亟於早日結束國內的紛爭，把三害之二太平天國所造成的毀滅固有文化，持續殘暴屠殺的那個紊亂局面，及時扭轉。正如近代史權威蔣廷黻先生所說的：『曾國藩怕滿清

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我國幾千年來，每次換個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戰，然後天下才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干涉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十九世紀有帝國主義環繞着，長期的內戰，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滿清，最主要的原因在此。』

筆者還可以提出一項證據，說明曾國藩不僅對清廷不滿，甚至於他對三害之三的大清帝國早就灰心失望。曾國藩在他寫給胡林翼的信上，即曾說過：『默察天下大局萬難挽回，待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他所謂的『種子』，以往後的局勢演變，事件嬗遞看，即使謂之爲『革命的種子』也不爲過。因爲曾國藩借辦團練，起湘軍，從滿洲人手裏取得他們抓牢了兩百多年緊緊不放的兵權。又使清廷厲行的中央集權制全盤瓦解，各省督撫寖假而成各路諸侯。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之役時，儘管清廷已向各國宣戰，然而劉坤一、張之洞就能東南自保，堅守中立立場，事後還得到清廷的嘉獎。適足以證明曾國藩留下的種子，一脈相承，陸陸續續的把清廷的軍政大權掏空了。使大清帝國本末倒置，外强中乾，漢族的民族革命，經國父孫中山先生登高一呼，很自然的便以水到渠成之勢，一舉成功。『別樹一幟，改絃更張，馳驅中原，漸望澄清』，豈祇是平亂辦賊的基本方略而已。

太平天國中號稱一代英傑，中堅人物，韜略冠絕一時的翼王石達開，他在紫打地獻死請宥部衆，被檻送到成都以後，由四川總督駱秉章，和他的幕府劉蓉會同審訊。石達開有問必答，口若懸河，他對清軍之中所有的知名將領，無不鄙夷輕視，『皆加貶詞』。唯獨對於曾國藩表示佩服。他在供詞裏坦率無隱的說：

『（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有也。』

太平軍金田起事以來，跟石達開交過手的清軍大帥太多了。他獨佩服曾國藩，却是也明顯的道破曾國藩並不善戰。每次石曾用兵，曾國藩都是石達開的手下敗將。——他破題兒第一遭親自督陣，照原定計劃是水陸兩師全力去攻打長沙西南的湘潭，但是議決戰略後的當夜，忽然有長沙鄉團前來請兵。據他們說盤踞靖港的太平軍只有幾百個人，而且防務鬆弛，毫無戒備。鄉團已經搭好了浮橋，以利進攻，他們力陳只要曾國藩的湘軍開去替他們助陣子威，伙由他們自己打。

湘潭、靖港是當時太平軍圍困長沙城的南北兩大據點，曾國藩被鄉團說得怦然心動，倘能在一日之間摧破兩據點而使長沙解圍，那豈不是大有助於湘軍的聲威？所以他臨時改變戰略，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四月初二，他親率水陸二師和鄉團會攻靖港，曾國藩帶了四十艘戰船，八百名

湘勇，大張旗鼓的直奔敵陣。

太平軍守靖港的是石達開的弟弟石貞祥，初二平明他眼見湘軍水陸兼進，昂然來犯。他等到曾國藩的砲船乘着順風，直逼太平軍的營寨方始一聲令下，衆砲齊發，登時就擊沉了其中的幾艘。四十艘湘軍戰船陷於一片大亂，亟欲掉轉船頭逃跑，偏偏風大水急，船頭掉不過去。

曾國藩在座艦上急得滿頭大汗，他火速下令水師兵勇涉水上岸，用纜繩當縴，死命的拉住船身，用以減低船速，免得全部水師都貿貿然的駛入太平軍大砲射程之內，石貞祥看到這急中生智，滑稽可笑的一幕，他便派出一小支隊伍，把雙手拉住了縴繩，宛如自家縛住手脚的湘勇，瓢裏切菜般殺了個一乾二淨，使得驟失重心的湘軍戰船在湘江裏乒乒亂撞，一時之間連人帶船沉的沉，毀的毀，哭喊之聲聲聞數里。石貞祥再遣出兩百餘艘小划子，乘風破浪順流而下，這批太平軍勇士見人便砍，見船便燒，曾國藩的四十艘戰船幾於全軍覆沒。

水師方告慘敗，八百名湘勇和大隊鄉團匆匆趕來，兩支人馬如約以鄉團在前，湘勇在後，一路狂呼大叫的直搶敵寨。寨裏的太平軍有心跟這大隊人馬展開一場肉搏；他們以猛虎出柙之勢大開寨門出戰。妙也，鄉團還沒交手先就一個向後轉，於是前軍衝垮了後隊，不分鄉團、湘勇齊心協力沒命的逃。千軍萬馬逃到那道不該造了來反而害死人的浮橋上，前推後擁，擠擠挨挨。驀的

咔嚓一聲巨響，橋斷人落，轉眼之間就淹死了一百餘人，沿途自相踐踏而死或者帶彩受傷的不計其數，然而直到這時爲止，太平軍依然還是兵不血刃。

陸軍狼狽潰退，曾國藩恰好乘坐受創的戰船趕到，他匆忙上岸，親自仗劍督戰。在大路當中豎起了令旗，厲聲咆哮：

『過旗者斬！』

潰逃中的鄉團、湘勇果然不敢通過令旗了。他們繞過令旗而逃，霎霎眼就逃得一人不見。

曾國藩神情沮喪的回到座船上，越想越難過，越想越灰心，於是他在靖港對岸的銅官渚，一連三次當衆投水自殺。其中一次是被他的屬員章壽麟奮身入水撈了起來。後來章壽麟因爲終其生不過一名知縣，他認爲曾國藩不肯大力提拔，是爲忘恩負義，不夠意思，特地寫了一本『銅官感舊圖』，對曾國藩頗有怨望之詞。

其實曾國藩爲他這一次初度出師不利，前後竟自殺了四次之多，三次投水不成被部屬救回長沙，據他自稱當時的情景是『爲通省官紳所鄙夷』，此外還有里閭百姓、市井小人的羣相詬辱訕笑。布政使徐有壬以次的大吏逼着駱秉章巡撫大人罷湘軍。曾國藩誤以爲大勢已去，他跑到妙高峯上去起草遺疏、遺囑，一共寫了兩千多字，然後密令他的八弟國葆替他把棺材買好，他決計在

四月初五之夜四度自戕。臨死以前自湘潭傳來了塔齊布的捷報，塔齊布擊敗了石達開的部將林紹璋，勇克湘潭，殲敵無算。湘軍終於揚眉吐氣，出人頭地，事實證明曾國藩編練湘軍的心血並未白費，長江南北總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初八日靖港的太平軍自動撤退，長沙之圍宣告解除。曾國藩在全城軍民歡騰雀躍，額手稱慶之際，打消死意。他跟駱秉章、鮑起豹會奏湘潭之勝與靖港之敗，請獎敍立功將士；曾國藩自己則另外備一個專摺，痛陳錯誤，自劾請罪。摺中且有『請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之語。詎料清廷在獲悉這個湘境空前大捷，湘軍新發於釧的大好消息之餘，竟會褫去曾國藩的禮部侍郎職，責成其戴罪剿賊，甚至於還由咸豐皇帝御筆硃諭，加以嬉笑怒罵，盛詞相責。咸豐毫不容情的大罵曾國藩：

『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聵耶？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拏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漫無定見也！』

多年心血，一度敗績，四次自殺，終告大捷，曾國藩爲滿人出力，他出生入死所獲的報償，便是如此這般的當頭一棒，無情打擊。究其因，則咸豐和曾國藩其實都不昏聵，眞正昏聵的反是漢籍大學士祁雋藻，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湘軍攻克武昌，捷報傳到北京，咸豐皇帝喜形於色，他跟軍機大臣們說：

『想不到曾國藩以一介書生，竟能建此奇功！』

當時，便有渾忘了自己也是漢人，也是書生出身的祁雋藻奏道：

『曾國籍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按湘軍最初共一萬七千餘名），恐非國家之福也。』

據說，咸豐聽了這話，爲之默然變色良久。莫以爲這是祁雋藻一語提醒了咸豐帝，咸豐的默然變色，却是祁大學士揭開了他的瘡疤。湘軍方起，曾國藩兼帥水陸之師，咸豐就已經對他有所戒心，所以他派貴州提督滿人布克愼常駐曾國藩的水師，召湖廣總督滿人台湧跟曾國藩的陸師會合。此所以咸豐敢於在湘軍打了勝仗時，都不給曾國藩好臉色看，反倒施以當頭棒喝之因，咸豐皇帝和中興第一名臣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可謂由來已久。曾國藩的心目之中，何嘗有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效忠滿清朝廷念頭？

然而，當湘軍越戰越勇，越戰越多，太平天國將亡未亡，或則業已滅亡以後，曾國藩的勢力，瀰漫黃河以南半壁江山，還掌握有所向無敵的唯一一支大軍，他爲什麼不取清帝而代，憑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鑄成一個由大漢民族主政的東亞强國？事實上，在當時確有不少人勸他這麼做。例如他勸石達開降清，石達開便點醒他說他是舉足輕重的韓信，何不率衆獨立？還有他的

門生，得力幹部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撫的時候力克安慶，遣人往迎曾國藩東下。曾國藩所乘的座船猶未登岸，船上衆人眼見彭玉麟的一名心腹差弁，送一封封口嚴密的信上船來，曾國藩把信拿到後艙去看。但見信上並無上下稱謂，祇有彭玉麟親筆所寫的十二個字，文曰：

『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

這時候後艙裏只有曾國藩的親信內巡撫官倪人塏，他也看到了這『大逆不道』的十二個字，又親眼目睹曾國藩面色立變，他急得不遑擇言的說：

『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的字）他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

接着，他便將信紙搓成一團，嚥到肚裏。——死後賜謚文正的曾國藩何以會如此緊張？竊以爲此卽曾文正公之所以爲聖哲，爲偉人賢者，爲滿清中興第一名臣之故。曾國藩終其一生在爲維護名教，保衞桑梓而戰，他就不會甘冒『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的大不韙，步洪楊的後塵，踵天國之覆滅。天才與瘋子的分野，宛如剃刀邊緣，書經上亦有所謂：『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這一罔一克之間，區分可大得很咧。

『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爲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上面這一段『千古妙論，至理名言』，正是滿清中興名臣第二，一輩子講究忠誠拙樸，勸人不可投機取巧的胡文忠公胡林翼所講的。胡林翼是當時湘軍之中，僅次於曾國藩的第二位方面將帥。他曾幾次三番血戰武漢，保住了中原心臟地帶，作中流之砥柱，支援湘贛皖蘇浙五省戰事。終使湘軍獲得最後勝利，太平天國因而滅亡。湘軍主帥曾國藩對他的批評是：

『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按指曾國藩自己）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

然而，事實上，這位雅不欲耍噱頭，更不愛講派頭，尤其不願跟人家別什麼苗頭的胡林翼，他廁身滿清官場，有時候偏就不容許他守身如玉，堅持原則，偶或也要露一手他所深惡痛絕的『權術』。

譬如說，湖南益陽人，字貺生，號潤之的胡林翼，他雖然在二十五歲上成進士，點翰林。他不想幹窮京官，爲了施展抱負，光大前程。他就唯有花一筆銀兩，捐資『買官』，分發到貴州鎮

遠、黎平等地去當知府。他在貴州清剿盜匪，敉平苗亂，遏阻太平軍進犯黎平。使他聲譽鵲起，極獲雲貴總督吳文鎔的賞識。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吳文鎔調任湖廣總督，一到任就跟太平軍開了仗。吳文鎔急調胡林翼到湖南辦理軍務，胡林翼匆匆忙忙的帶了七百名貴州兵，趕去救援他的老上司。偏偏遲了一步，他趕到湖北通城時，吳文鎔先已陣亡，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麾下的兵馬猶在猛攻岳州、湘陰，和湘潭。湖南巡撫駱秉章請胡林翼回援長沙，曾國藩一見他就曉得這是個了不起的人才。他專摺奏請把胡林翼留在湖南，摺中盛讚胡林翼，道：『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從此，胡林翼歸於曾國藩的湘軍系統，担任副帥。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八月，曾國藩以胡林翼的黔勇爲先鋒，力克武漢，繼而湘軍水師在湖口、九江大敗，影響所及，武昌得而復失。胡林翼受命艱危，清廷命他署理湖北巡撫，責成他規復武昌。那時節，胡林翼這位新任湖北巡撫號令不出三十里，他屯兵金口，倚靠水師自保。及至陸續增募了二千六百名新兵，所部一共還不到六千人。可是他依然決心跟太平軍決一雌雄，八月初六太平軍麾師來攻，胡林翼督隊迎敵，部下軍士卻跟他索餉，口出惡言，聲稱不給錢就不打仗。胡林翼大怒，强令所部開赴前線。太平軍一到，他部下的官兵發聲喊，登時就四散奔逃。胡林翼出師不利，羞慚交併，他喝令馬伕：『牽馬來！』他要單人匹馬，衝進太平軍陣中去力戰而死

。是那名馬伕機伶，眼見他神色不對，故意拉着馬跑了四五圈，使馬面向曠野，猛抽一鞭，當他的胯下馬負痛急走，撒開四蹄狂奔，再也控不住轡時，這才把胡林翼馱到了江邊。正好遇見湘軍第一勇將鮑超的座船，是鮑超救了他的一條性命。

當湘軍轉戰兩湖三江，成爲當時最强大的一支兵力。曾胡總管兵符，節制數省，咸豐皇帝當然很不放心。所以胡林翼一當上了湖北巡撫，清廷便派滿洲人官文出任湖廣總督，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六月胡林翼再克武昌，從此武漢便在清軍的掌握，不復爲太平軍所據有，官文和胡林翼同駐在武昌城裏，儼然監軍。起先胡林翼

根本就不賣他這位頂頭上司的賬。因爲官文這個人馬馬虎虎，大小各事一概不擺在心上，任由他的幕僚家丁上下其手，越俎代庖。胡林翼對官文的這種顢頇作風極不滿意，常常口出怨言。但在這個時候便有人提醒他說：

『從來沒聽說過總督跟巡撫不合，可以辦大事。何況官文這個人坦率和易，你要是能夠跟他相處得好，讓他凡事都聽你的，那不就等於你在當總督了嗎？』

胡林翼登時就省悟過來，從此他跟官文多接近，挺合作。官文見目高於頂的胡林翼態度一改，他也是喜不自勝。他從此一廂情願跟胡林翼交朋友，但凡胡林翼察吏、籌餉、選將、練兵，他一概聽從胡林翼的意見。只要胡林翼有公事呈上來，他一律批准從來不打回票。督撫齟齬變了個通力合作的局面，胡林翼正好放心辦事，施展他的磐磐大才。爲了投桃報李，禮尚往來，官文讓胡林翼攬權，胡林翼就給官文立功。每次保荐賢能，打勝仗，克名城，功勞是胡林翼立的，可是他在奏捷請賞的時候，總是把總督官文的名字，列在第一。

官文的總督衙門有一名門房，利用官文的懦弱無能，居然膽敢包攬公事，枉法貪贓，奸猾之徒走他的門路，就是犯了王法也能夠順利過關。胡林翼發現凡是他所要參劾的不法官員，只要走通了總督門房路線，便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倘若紅包送得多些，還能加官晉爵。他認爲這

未免太不像話。又因爲官文家裏的開銷大得嚇人，他的官俸不夠花時就擅自從軍餉裏挪用。爲這兩件事使胡林翼對於官文又是嫌惡已極，他決定列舉事實向清廷糾彈，乾脆換一位總督來跟他同心協力，支撐大局。當時他請告病回籍的戶部員外郎閻敬銘來總理糧台，掌管軍需。他把官文的劣跡跟閻敬銘細細的一說，末後他憤憤然的說道：

『如今籌餉這麼樣困難，制台大人竟然用錢如泥沙。如果我不据實糾參，將來一定會誤大事！』

閻敬銘跟胡林翼向來是無話不談的，那日他聽過了胡林翼的憤懣之詞後，登時就說：

『你錯了，要知道本朝兩百多年以來，從不輕易讓漢人掌握兵權，現在是因爲太平天國之亂，竟然督撫和統兵大臣一概滿漢並用。這固然是由於本朝氣運移轉，但是，朝廷的用心，卻正是要收不分畛域，協同平亂之效。湖北位居天下之要衝，爲良將勁卒所薈萃，朝廷怎能不派親信的滿籍大臣來監視？你今天把官文給參掉了，能保繼任的總督一定勝過官文嗎？假如繼任者比官文還不如，那你是否還要再參？只怕參掉官文而換上一個不識大體，全無遠見，事事擅專，自以爲是的總督。他對你遇事掣肘，那你又怎樣應付？到那時候你也許會想起，再找一個像官文這樣的上司；既隸旗籍，又掌過兵符，久爲朝廷所倚仗，而胸中無定見，凡事都照你的主張，遇有重大問題，還可以代你去頂，那可眞不容易呢！官文如今不過私人用度奢侈了些，但是他卻對你的處

境大爲有利。你就拚上個一年送他十萬兩銀子，又有什麼了不起？像官文這樣在別人求之不得的上司，你倒反而要參掉他，那才是大大的失計。』

一席話，直說得胡林翼恍然大悟，如夢初醒。他猛地一拍桌沿，歡聲說道：

『你眞是經世之才，若不是你這一番話，我幾乎就誤了大事！』

然而，儘管官文跟胡林翼合作無間，不多過問軍政大計，可是當年統兵在華中作戰的曾國藩和左宗棠，總覺得有個滿洲大員在武昌坐鎭監視，心中既不自在，辦事可能掣肘。湘軍三巨頭一商量，該怎麼樣籠絡官文，使他能澈頭澈尾的爲湘軍將領所利用，站到他們的一邊來。這時候，胡林翼便決心用一次權術，他一拍胸脯說：

『這個容易，包在我身上就是。』

不久，官文最寵愛的一個姨太太過生日，官文爲了討好『細姨』，居然用他大太太的名義，大發請帖，遍邀文武羣僚齊赴壽宴。官文的大太太既然是朝廷命婦，照規矩當她過壽時官文的僚屬都要親遞手本道賀。所以到了官文『細姨』的壽辰，武昌的文武百官紛紛上總督衙門遞手本，送禮物，親臨拜壽。當主管湖北一省民政的布政使，俗稱藩司或藩台大人的，正遞手本的時候，官文用的門房，大概是總督夫人的一黨，他居心要破壞官文寵妾的體面風光，於是他就悄悄的跟

藩台大人咬了個耳朵，告訴他說：

『其實今兒個是姨太太的生日。』

藩司一聽，勃然大怒。他立刻收回手本，而且還在跟那門房議論，指責總督大人不該矇混，叫他們這些朝廷大吏來向姨太太遞手本拜壽。正說時，巡撫大人胡林翼到了。

他問藩台大人臉紅脖子粗的在生那門子氣？藩台大人便說：

『夫人壽辰，我們前來遞手本道賀，這是朝廷的禮法。總督大人不該如此這般叫我們這些朝廷大吏，在那賤妾的跟前屈膝！』

說罷，氣呼呼的拿了手本就走。胡林翼站在一旁搖頭擺腦，讚不絕口的說：

『好藩司啊，好藩司！』

其他的司道府縣各級官員一見，馬上就依樣畫葫蘆，裝出受了委屈的神情，爭先恐後的向門房把手本討回，連壽酒也不喝了，轉身待走。然而，這時候，胡林翼偏又出人意外，公然遞上他『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頓首拜』的手本，命總督門房立刻往裏傳。他這麼一來，可把司道府縣各級官員嚇了一大跳，扭回頭又忙不迭的請門房再把手本遞進去。官文寵妾的這一次矇混冒充的壽宴，總算由胡林翼及時挽救，不曾求榮反辱，抗出大笑話，給藩台大人鬧得來捲堂大散。

由於這麼一件小事，官文和他的那位寵妾，把胡林翼感激得什麼似的，尤其是姨太太，因爲胡林翼保全了她的顏面，甚至認爲胡林翼是她的恩人。可是胡林翼的權術還不止於此，他打聽到官文不但寵，而且還怕這位『細姨』，於是他再下功夫，由他的正室夫人下請帖，請官文的姨太太遊園赴宴。更挽出他白髮皤皤的老母親，收這位姨太太做義女，從此他跟官文的寵妾以兄妹相稱，而他也成爲官文的大舅兄了。

這以後，湘軍領袖曾胡左，不論有什麼事情辦不通，只要胡林翼的夫人跑去跟他妹子一講，那位受寵若驚的姨太太準會釘上官文，日夜絮聒，口口聲聲的說：

『你懂得什麼？你的才具識見能跟咱們胡大哥比呀？不如依着咱們胡大哥，他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官文給她逼得無可奈何，辦不通的事也唯有答應照辦，然後再竭力轉圜。官胡交讙，使官文成了曾胡左的應聲蟲，湘軍領袖無論什麼事都可以放開手去幹，所以才會成了大功。由此可知胡林翼勸人不要投機取巧，其實他自己早已參透了箇中三昧。必要的時候露一手，連他的頂頭上司，後來官拜大學士，一等果威伯的官文都給他一記套牢。

胡林翼因爲有『妹夫』官文撐腰，他才能放手辦事，施展長才，以憤懂克陰陽，用不着浪費

精力，敷衍權貴。不過這也使他得罪了不少的人，有一次，險些釀成一樁大禍，連累湘軍第一勇將鮑超，也跟他一般的抄家滅門。時當咸豐末年，清廷有些達官顯要，認爲胡林翼這個人太驕傲，存心要把他扳倒。於是在咸豐皇帝駕前，惡語中傷，會銜參劾。咸豐便派欽差大臣錢寶青前往武昌就地查辦。錢寶青久已垂涎胡林翼創釐金、通鹽運、改漕章、守武昌，供應湘軍龐大的戰費和糧餉。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錢寶青認定胡林翼當這肥差，準是發了大財。而他這一趟『查辦』必定可以撈他一票。何況所參的情節，又是那麼樣重大，他不相信胡林翼會不買他這欽差大臣的賬。

然而，錢寶青一到武昌，胡林翼居然反應冷淡，他只是照例接待，靜待查辦。既不送他紅包，又不託人說項。錢寶青一連等了幾天，胡林翼那邊毫無動靜，他難免有點心急，便託人去探探他的口風。不曾想到，胡林翼竟對來人板起了臉孔說：

『我們就地籌餉，就地練兵，不費國庫一文，不調經制一卒。星使要查便查，我不怕他！』

來人回去實話實講，可把欽差大臣錢寶青，幾乎爲之氣結。橫財發不成，反倒碰了胡林翼一個大釘子，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一下，他把胡林翼恨得牙癢癢的，存心公報私仇，把胡林翼和他的親信重要幹部，斬草除根，一網打盡。於是，有一天，巡撫衙門的差官，送例有的供給到欽

差大使行轅，看到錢寶青從北京帶來的從人神色倉皇，焦灼緊張，差官便問他們出了什麼事？從人們說：

『我們大人昨天晚上張燈寫覆奏，房門直到現在還沒開。桌子上燈還亮着，我們不敢敲門怕驚吵了大人，大夥兒都在這兒急得不得了。』

胡林翼的差官說：那只有再等等看吧。可是，他陪伴欽差大人的從人直到深夜，房門不開燈光還在亮着。差官說這情景可有點不妙啊，便去稟報了胡林翼。

胡林翼邀齊司道府縣各級官員，一同到行轅探看。他一連三次命人敲門，門裏毫無回應。沒奈何，叫人拿把斧頭來把房門劈開。門開時，衆人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叫，原來欽差大臣錢寶青仆倒在桌上的一本奏章上，奏章上被他噴了滿紙的血，再一摸他的額角，冰冰涼，不知何時氣絕身亡。

一面命人把欽差大臣的屍身移到床上，一面取過他還沒寫完的奏章來看。一瞥之餘，胡林翼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哎呀好險！原來錢寶青在奏章上寫下了他攀誣胡林翼、鮑超等人的罪狀，竟然會是『胡鮑等有反意，即將割據湘漢，自立爲王！』胡林翼望一眼直挺挺躺在床上的欽差大臣，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喃喃自語的說：

『天有眼，天有眼！』

錢寶青那夜如果不是得了急病咯血而死，這本奏章一遞到咸豐皇帝跟前，即使咸豐不信胡林翼、鮑超等人眞會造反，將這一班功勛彪炳的湘軍將領滅門抄家。最低限度，他也要奪了胡、鮑之流的兵權。使胡、鮑的畢生心血，一概付之東流。落了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胡林翼跟曾國藩志同道合，德業功勛相侔。但是這兩位湘軍領袖，也同樣的有其內心苦悶，他們對於昏庸腐敗的清廷，和那些牛鬼神蛇的清吏深心憤懣，然而外侮日亟，亡國滅種的慘禍迫在眉睫，使他們不能不投向大清帝國那一邊，幫着他們去消滅倡呼民族革命，卻又將旁門左道、邪教異說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太平天國。所以胡林翼不得不用上一次權術，擒服總督官文，作爲他應付清廷和清吏的擋箭牌，免得染上官場惡習，到處敷衍，反而誤了他撥亂反正，扭轉乾坤的豐功偉業。胡林翼學養兼深，他是個講氣節，重行誼的中國標準書生。他的平亂要旨很簡單，照他自己的說法是：『盜賊充斥之時，非比叛國叛藩可以棲隱。非我殺賊，即賊殺我，其忍於結舌坐聽賊之踐踏乎？』太平天國毀棄中國固有文化，正就是中國人臨到了『非我殺賊，即賊殺我』的最後關頭。所有的中國讀書種子，農工商民，都不得不奮袂而起，與其決一死戰！

清軍和太平軍雙方的勝負關鍵，厥在三失三得的三次武漢爭奪戰。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六

月胡林翼第三度攻克武昌城後，賴他死守不退，全盤戰局方始扭轉。此所以清軍平定太平天國之役，應以胡林翼苦守武昌之功居第一。一直到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胡林翼率部入皖，歷時十四個月的安慶攻防戰於焉展開。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曾國荃、楊載福等攻陷安慶，清軍實已穩操勝券，太平天國之亡指日可期。曾國藩八月初七入奏，坦率直陳：『楚師圍攻安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前後布置規模，謀剿援賊，皆胡林翼所定。』因此，清廷下詔懋賞，有云：『胡林翼首先劃策，身親督剿，厥功甚偉。賞太子少保銜，另加賞騎都尉世職。』然而，當時卻有兩件堪稱微妙的巧合。安慶攻防戰的勝負，足以決定滿清和太平天國的存亡絕續。可是，從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跟太平軍從事生死決鬥的咸豐皇帝愛新覺羅奕詝，他偏偏在勝負已判，安慶攻陷的半個月之前，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病死在熱河行宮。因此，直到他死，咸豐仍然無從獲知他已贏得勝利。再則，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役中勞苦功高的胡林翼，他因爲多年勞累，得了肺病，時常咯血。安慶一戰尤其使他心力衰竭。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病逝武昌任所，享年五十歲。清廷下詔懋賞，他可是不及沾光。咸豐逝，同治繼，內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外以咸豐的六弟恭親王奕訢當家，那一道重賞胡林翼的聖旨下達，胡林翼早就死翹翹啦。

作爲滿清中興名臣第二，胡林翼的成就不僅在於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他在學術上也有很深

的造詣，遺著有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和論語衍義十卷，都是自抒心得，並非拾撫成篇之作。此外，他也是促使我國近代化的自強運動主要人物，胡林翼對西洋人的船堅砲利是非常敏感的。安慶攻防戰進行期間，有一天他在江濱，忽然看見兩艘洋船鼓輪而過，其勢『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林翼登時就急得噴出血來。他一見洋船就曉得我國科學落後，必須迎頭趕上。同治年間自強運動之興，胡林翼的先知先覺，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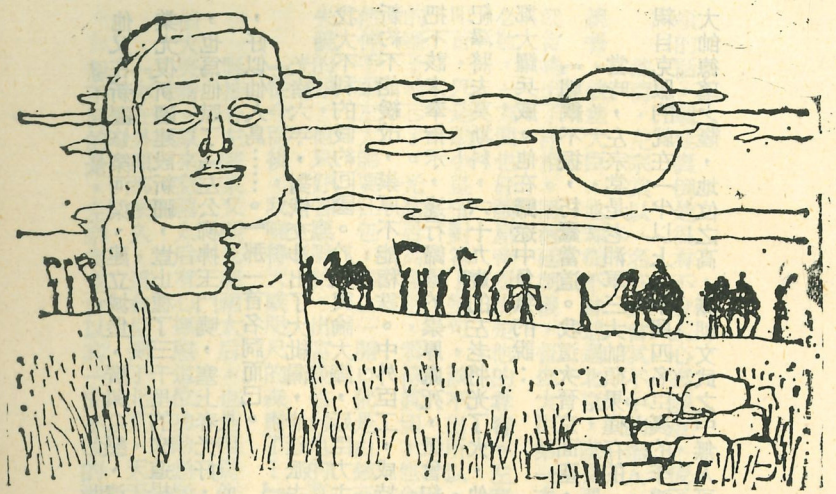
沈揚康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以上這首七絕，是左宗棠的布衣交，小同鄉，一生偉業得力助手，官拜遜清陝甘總督，加太子太保，『平浙紀略』、『平定關隴紀略』的作者楊昌濬，專程到酒泉軍次，拜訪老友左宗棠的時候所作的。三湘男兒的激昂雄壯，躍然紙上。想當年，同治皇帝微行冶遊，得了毛病，十九歲就一命歸陰。慈禧太后抬出了她的親外甥載湉繼位，改元光緒。左宗棠剛剛平定了陝西、甘肅兩省的回教徒叛亂，陝甘的回教頭目白彥虎西走新疆跟那已經佔據了新疆將近十年，儼然成爲獨立王國的阿古柏帕夏合流。阿古柏帕夏南結印度，北通帝俄，把俄國老毛子的勢力引進了天山北路，面積比東北九省大一倍半的新疆已不復爲我國所有。清廷裏倡言放棄新疆以減輕財政負担的大有人在，連清代中興名臣之四的李鴻章，都在公開反對用兵新疆，力陳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唯有左宗棠獨排衆議，堅持主張必須收復新疆方可保蒙古，衞京師。所以，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三月，清廷詔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西北軍務，以烏魯木齊（今之迪化）都統金順，充任他的副手。

左宗棠指揮馬步軍一百四十營，一年要花六百四十四萬兩銀子的軍餉，會合金順年耗二百六十四萬兩的四十營大軍。光緒二年二月，在積雪初溶，北風怒號中從蘭州出發，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盛大的西征行程。正因爲左宗棠的遠征大軍一年光是糧餉就得耗費白銀一千萬兩。

當時正內憂外患層出不窮，財政困窘，國庫空虛，在朝廷裏海防派領袖李鴻章等人的反對聲浪又起。李鴻章力陳新疆即使平靖無事，一年也得倒貼三百萬兩銀子的兵費：『費內地人民無數之脂膏，徒收數千里無用曠地，故失之無損，得之反足有害！』甚至於還接受了英國公使烏耶德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勸告』，放棄天山南路八城，封阿古柏帕夏爲外藩。是左宗棠在荒漠行軍時，得到了廷議阻撓用兵甚力的消息，他慨然的上奏：『臣一介書生，位極人臣，今年已六十有五，何敢妄貪天功？惟伊犂既歸俄有，阿古柏帕夏又據喀什噶爾，若付之不問，後患何堪設想？』光復新疆的迢遠征程，方始能繼續。

天曉得這一場克服五百餘萬方里的塞外征戰有多重要，有多艱苦？光緒二年六月，左宗棠督率先鋒劉錦棠襲黃田、拔奇卡、克古城，大破喀什噶爾援軍，一舉襲殺古城守兵六千。烏魯木齊回兵望風而逃，昌吉、呼圖壁（今之景化）、瑪那斯北城（今之綏來）相繼攻克。三年正月，劉錦棠、金順圍攻瑪那斯南城，守軍歸降，生俘其元帥海玉、馬受、馬有才等。三年冰解，六十六歲的左宗棠麾師南指，下達坂城（就是後來改成『杭州姑娘』的那首新疆民歌中，所稱道的：『達坂城的石頭硬又平呀，西瓜大又甜。那裏的姑娘辮子長呀，兩隻眼睛眞漂亮！』那個引人悠然神往的好地方），再克吐魯番、托克遜，四月，迫使阿古柏帕夏勢窮力倔，逃到庫爾勒城仰藥自



盡。再經過七閱月的苦戰，方始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光復產玉的名城和闐，把阿古柏帕夏的太太、兒子引上胡里，邁抵胡里，還有三個小兒子，兩個孫子一併抓來殺掉。阿古柏帕夏一手建立的『喀爾什噶汗國』於焉滅亡，天山南路的廣大領土，和無盡寶藏，全部重歸中國版圖。

左宗棠擁重兵，獲大勝，平定新疆全境後，他對於當面的兩大列強，擺出了強硬的備戰姿態。南拒英國侵略野心，向北，則迫令帝俄，歸還侵佔我國的伊犂。他的武力收復失土壯烈之舉，不幸受到朝廷主和派，如曾國藩的長子駐俄公使曾紀澤等人的阻撓。左宗棠便力請清廷把新疆改爲行省，杜絕帝國主義的覬覦。

他又在新疆修築河渠、建立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釐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左宗棠光復新疆建設新疆，豈止種了三千里的夾道楊柳。使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新疆監察使羅家倫先生，也爲他賦了『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疇，大漠飛砂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那一首名詞而已。

光緒六年，對俄交涉出了大紕漏，清廷派去跟帝俄締約的全權大臣崇厚，跟俄國人訂了個於我大不利的假約回國。於是輿論大譁，廷臣力主開戰，清流黨的主要人物張之洞，奏章有謂：『新約不能緩改，崇厚不能稽誅。中外臣工，咸持斯議，非臣愚一人之私言也。』慈禧一發雌威，把不該未奉指示，遽行歸國的崇厚處死，派曾紀澤再去俄國據理力爭。六年四月，左宗棠曉得曾紀澤將去莫斯科，六十九歲的左老將光了火，他從新疆啓程回北京。經過哈密，親臨閱兵，向强鄰大耀兵威。他在歸途中負氣的說：

『朝綱不振，朽蠹當道。我這次晉京面聖，非好好的整頓一下不可。』

當時，左宗棠是老湘軍三大帥碩果僅存的一位，他收浙閩、平陝甘、定新疆，大清版圖經他親自克服的就在一半以上。中興四名臣裏的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學生，就要比他晚上一輩。左大帥德望之隆，地位之高，滿朝文武之中無人可望其項背。所以當左宗棠憤憤然的說了要切實整

頓的話，朝廷裏倒是很有不少人心裏發虛，慌了手脚。

然而，左宗棠以一名三次會試不中的舉人，幫曾國藩率湘軍，戰浙閩，官拜閩浙總督、陝甘總督、欽差大臣，他却從不曾進過北京，陛見過太后和皇上。因此，頭一回上朝，見那光緒，他就當場出了洋相。照清廷朝儀，督撫大臣第一次入覲，一定要脫下帽子來叩頭。一方面表示必恭必敬，一方面也好讓皇帝看清楚他的尊容。左宗棠見當年十歲的小皇帝光緒，倒還不曾忘了免冠叩首，只是跟小皇帝對答了幾句，談不出所以。光緒命退，左宗棠領旨便起，匆忙間把擱在地上的帽子給忘了。光緒居高臨下，看得眞切，他命一名隨侍太監，追上去把帽子送回。這名太監居然伸手跟左大帥要紅包，而且一開口就是白銀三千兩。左宗棠正誠惶誠恐，不知道自己是否犯了失儀的罪，他只好答應照給。出宮後他向他的幕僚感慨不已的說：

『從今而後，我曉得天威咫尺的森肅了！』

緊接着左宗棠又覲見慈禧太后，也是因爲他不善於進退應對，朝廷禮儀，冒冒失失的又鬧了個大笑話。原來慈禧太后有心撫慰這位功勛彪炳的元老重臣，特意用極親切的口脗跟他說：

『你在外頭那麼久，這會兒到了北京，天天都得起早，想來你會覺得不便吧？』

想不到的是，左宗棠竟會以其一成不改的湘音，不遑深思，脫口而出的答奏：

『臣在軍中，也是五更時分就要弄幹起來。』

『幹』是助詞，『弄幹』有『打點』、『準備』或者是『爬起床來』的意味。但這是湘北土音，讓平時滿耳都是燕青官話的慈禧聽來，可就相當的唐突費解，所以她當時就楞了那麼一楞。而左宗棠『五更天弄幹起來』的笑話，也就迅即傳遍北京城。

左宗棠晉京後下榻善化會館。善化是長沙鄰縣，民國後歸併於長沙市，而在滿清年間，善化是跟長沙並爲湖南省治的。住在善化會館裏的左宗棠忽有一日遭了小偷，這個小偷什麼都不拿，單單偷了皇上欽賜左宗棠的一件黃馬褂。因此這一偷又把左宗棠嚇了一大跳，他私下拜托負責維持京師治安的步兵統領，亦卽俗稱九門提督的幫他趕緊查緝，設法把欽賜原件給找回來。這位九門提督便告訴他說：

『欽賜黃馬褂既不能賣錢，又不是平常人等所可以穿的。這小偷偷它幹嘛呢？依我看一定是您老人家平時說話不留神，得罪了什麼人，特意派人來把黃馬褂偷去找您麻煩的。您最好是不動聲色不言語，過兩天自會有人給您送回來。否則的話，要是張揚了開去，鬧得滿城皆知，說不定對手方的人心裏一駭怕，反倒把這御賜黃馬褂給暗地裏毀啦！』

左宗棠無奈，只好聽他的勸，暫且悶聲不響。而且平時那目高於頂，睥睨羣僚的態度也稍微

收斂了點。果然不幾天後，他出門回轉，一進房門就瞥見床上多了個包袱，打開來一看，可不正是他被偷的那件欽賜黃馬褂。

他究竟是得罪了那一位呢？其實，左宗棠功高威重，朝廷對他倚畀又隆，兼且他剛直颯爽，嫉惡如仇，晉京之前還曾有言在先，他要重振綱紀，整頓吏治。言下之意他將找人開刀，把那個腐敗到了極點的滿清朝廷，澈底加以改造。因此他人還沒到，滿朝文武早已心生畏忌，坐立不安。所以他們千方百計的非把左宗棠排擠開去不可。自古有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左宗棠抵達京師，入了軍機，官拜東閣大學士。清廷執政當局對他信任之專無與倫比。可是左宗棠個人的不如意事也就紛至沓來，令他窮於肆應。陛見受窘，應對鬧出笑話，黃馬褂得而復失之外，朝中大臣甚至對他羣起侮弄，把左宗棠的一言一行編成了打油詩來私下嘲笑調謔。但凡他要研究一個重大問題，相關官員便百般掣肘，讓他連資料都找不齊全，因而無法窺知其全貌。又如左宗棠既胖且喘，年事又高，他每每在辦公室裏累得喘息咻咻，癱在椅子裏動彈不得。這時候竟然會有他的同僚故作恭敬關懷之狀，硬把他攙扶起來拖着滿屋子走，像這樣的惡作劇，簡直就有蓄意謀殺的嫌疑。左宗棠一輩子看不起曾國藩，不太恭維胡林翼。然而曾國藩和胡林翼却早已覘知大清帝國『大局斷難挽回』。左宗棠呢，他在曾胡早逝，自己也到了壯士暮年的時候，却還在對清廷

寄予希望，有所幻想，因此就見識目光而言，左宗棠畢竟還是比較曾胡略遜一籌的。

滿朝文武都亟於排開『衆人皆醉我獨醒』，戛戛然不同凡響的左宗棠。他自己也曉得長此以往，可能生禍。不久兩江總督出缺，他正好藉此機會逃出了那陷人坑、是非窩，外放兩江總督。蒞任後，他的豪情勝概却依然不改，例如，有一天，他派一名差官去向藩司稟白公事。事畢以後，第二天那位年輕氣盛的滿洲世家子弟藩司，就憤懣不平的前來謁見，在他跟前『告狀』。藩司說我因爲敬重大帥，特地對您的差官傳呼請見，送茶升炕，把他當做客人看待。想不到您這位差官居然毫不謙讓，他公然上座，在我面前高談闊論，旁若無人！臨走的時候還膽敢昂然由中門而出。藩司一再的强調說，區區差官不過是總督大人的奴僕罷了，怎敢如此這般的倨傲無禮，狂妄放肆？左宗棠一聽他說完，登時就把那名差官喊來，當場苛斥他道：

『你們仗着立有戰功，在本帥這裏隨意坐臥，恣情談笑，固無不可。然則藩司大人是朝廷的大員，體制何等的尊重。你們竟敢肆行無忌，以待本帥者待藩司大人，這未免就太不自量！你還不趕緊給藩司大人磕頭請罪？否則，藩司大人一發脾氣，那是連我都沒法代你求情的啊。』

當時，差官也就如言磕頭謝過了罪，却是藩司還不曾聽出左宗棠的話裏有話。不一會兒，左宗棠端茶送客，藩司自以爲是出了一口氣，他得意洋洋，躊躇滿志的步出督署。然而，一到中門

之外，放眼一看，可把他給驚呆了。

就在中門之外，竟然有十餘名左宗棠的差官，一概都是珊瑚頂戴、黃馬褂、佩花翎，全部一品大員的打扮。但却垂手肅立，站在通道兩旁，『侍候』着只不過是三品級職的藩司經過。方才向他磕頭謝罪的那位，赫然也在其內。藩司直嚇得臉色發黃，手足失措，他只好硬起頭皮，對那十幾位一品『差官』，逐一打千請安，高聲報名。一直步行到轅門外，方始倉惶登轎而逃。原來左宗棠麾下的將校，多的是百戰餘生，迭經保舉，陞任到提督、總兵的大官。但是他們跟左宗棠甘苦與共，袍澤情深，甯願放棄高官顯職，跟在左宗棠的左右，名爲差官，實則爲同生死、共患難的戰鬥伙伴。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舉人出身，一向才華出衆，名重公卿。他一生以諸葛亮自許，寫信時直署『亮白』或『老亮』，他是胡林翼的同學，曾國藩的姻親，同鄉兼好友。但是曾左交惡，却一直持續到曾國藩逝世爲止。兩位同鄉好友時生齟齬，原因是左宗棠才高志遠，性剛行峻，他經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失，絲毫不予寬假。而曾國藩則每每以詼諧幽默相對付，因而時常鬧得臉紅脖子粗。可是曾左同爲湘軍領袖，合作最久，私人的意氣之爭，絕不影響到公務。事實上，曾國藩始終都在稱譽左宗棠，公開推崇左宗棠的才略，爲他自己所不及。當左宗棠總督陝甘

時，曾國藩就曾坦然說過：

『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弗論我不能爲之繼，卽起胡文忠（林翼）於九原，恐亦不能爲之繼也！君謂爲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

此所以，當時有人論左宗棠的經略西陲，功勳可以比擬班超和張騫。

細細比較起來，左宗棠逞意氣，曾國藩却能顧大體。他受不了左宗棠的盛氣凌人，但是以湘軍事業爲重，就只有以柔克剛，儘量忍讓。反觀左宗棠對待曾國藩可就不同了，他每次接見部將，一定會破口大罵曾國藩。殊不知他的部將大都是曾國藩的舊屬。這班人往往在退下去後，大發牢騷說：

『大帥自己不快於曾公也就罷了，何必跟我們絮聒？而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聽來聽去也不過是這幾件事。眞是聽得我們耳中生繭了！』

湘軍副將李楚材綽號李九長毛，據說他有三絕技，一是泡在水裏幾個時辰身上不溼，二是跑起路來快得可以追上奔馬，三是黑夜裏身上會發光。曾國藩命他帶一千湘軍赴援湖州，甫到三日而湖州失陷。曾國藩一怒之下撤了他的差。李楚材就想到浙江去投左宗棠。他請曾國藩的幕客歐陽兆熊替他寫封介紹信，歐陽兆熊却說：

『介紹信大可不必。你謁見左公，只須說你是曾公棄而不用的，左公一定收錄。』

李楚材將信將疑的跑到浙江去投效，照歐陽兆熊的說法，左宗棠果然立卽錄用，命他統帶四營，後來還立了不少的軍功。

曾左交惡，吵吵鬧鬧了好些年，直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曾國荃拔金陵，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亡。湘軍苦戰十一年多，方始成了大功，當朝野歡騰之際，胡林翼已死，湘軍的兩位大帥，曾國藩和左宗棠居然正式絕交了。曾左絕交的內幕底蘊，是曾國藩誤爲部將所欺，說是天王之子幼王洪福業已死在亂軍之中，左宗棠則得到情報說洪福逃入湖州，他邀同李鴻章的淮軍圍攻湖州城。曾國藩懷疑左宗棠是在故意拆他的台，使他難堪，上書朝廷盛詞指責。左宗棠不甘受誣，他也上了洋洋數千言，詞氣激昂的奏章，反擊曾國藩。當時清廷曾經特降諭旨命他們和解，可是曾左從此便絕了音問，不久洪福逃到江西，被江西巡撫沈葆楨所捕殺，左宗棠更振振有詞的大罵特罵曾國藩了。左宗棠晚年見客，除了鋪陳西陲功績，便是歷數曾國藩的罪狀，罵到興起時，還要兼及李鴻章和沈葆楨，旨在聲明他當年平浙江，根本無須乎李、沈助陣。凡此自賣自誇和罵不絕口，反使左宗棠爲他同時代的人物所不諒，每每引起譏評，成爲他巍巍勛業的白璧微瑕。當年李鴻章關係重大的『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就是被左宗棠的自吹自擂給鬧吹了的。——恭親王奕

訢、協辦大學士李鴻藻，和諸軍機大臣好不容易等到左宗棠從新疆晉京，跟他會商這個事關國防決策的要案。左宗棠却拿着那本奏疏，每翻閱一頁，便從海防扯到邊防，大吹特吹他的平定新疆措施，如何巧妙，自鳴得意的時候尤且縱聲大笑，聲震殿宇。便這麼日復一日的吹噓不已，直吹得那班王公大臣不勝厭苦，整日昏昏欲睡，前後歷時半月之久，而全疏尚未閱竟。恭親王奕訢實在受不了他的疲勞轟炸，不顧繼續奉陪，乾脆命章京（管文書的）把李鴻章的心血結晶束之高閣。滿清的國防最高會議自此休會。『海防』因而也就暫且沒了下文。

曾左訂交終生，左宗棠對曾國藩最客氣的一次，是曾氏病逝兩江總督任所，他破例用晚生的名義，親筆輓之以聯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曾胡左並稱湘軍三大帥，曾胡二人都曾一再推崇左宗棠的才略與長於治事。論學養左宗棠不如曾胡，評事功則左宗棠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不在曾胡之下。左宗棠一生以諸葛亮自況，他待部下唯以誠信而不用權術，所以將士樂於爲他效死，甯捨提督、總兵高官厚爵而日夕追隨左右，連差官都肯屈就。他當兩江總督的時候都七十多歲了，但是他仍然連檢校簿書，審視軍械之類的小事

都躬親自任，從不假手他人。或有勸他節勞的，左宗棠總是慨然答道：

『平生習慣自然，敢因老而少懈！』

所以，以『宅心淡泊，臨事謹愼，鞠躬盡瘁，以終王事』而言，正如左宗棠他自己所說的，他是在：『我輩此時已拋此七尺性命在所不計，則嘔氣受苦惱，又其小者矣。事到無可如何時，不可計較成敗利鈍，與已之堪此與否？且索性做去爲宜。在事一日，且做一日，除正事外，不必多作一想，多起一念，轉安靜也。』這種認眞負責的態度，不僅是左宗棠的成功之道，同時，也顯示他在治事精神這一方面，確實可與諸葛亮前後輝映。左宗棠所有異於諸葛亮者，厥在他比諸葛亮多了那麼一點點意氣，一點點自命不凡而已。

左宗棠死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得年七十四歲。謚文襄，因爲他封過恪靖侯，所以世稱左恪靖侯，又稱左文襄公。左宗棠還有一個挺有趣的『綽號』，由此也可以見其一生何等的勇於任事。早在曾國藩練湘軍之前，左宗棠卽已在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中專任軍事。他雖然只是一名幕客，可是但凡有關軍事他一概自作主張，獨斷獨行。有一天駱秉章聽見轅門鳴砲，那是巡撫上奏摺給皇帝時應有的儀節。駱秉章便問左右舉砲爲了何事？左右答道要麼就是左師爺在發軍報摺吧。駱秉章聽後微微頷首，過了一會兒方說：『何不把摺稿取來看看呢？』幕客代巡撫起草報

告軍情的奏摺，居然都不必送給巡撫過目，說聲發就墨砲發了。可見得駱秉章對左宗棠的信任之專，以及左宗棠的軍權獨攬。當年的湖南人因爲左宗棠這位幕客權勢大過於他的老闆，而他老闆駱秉章的官銜不過是『右副都御史』而已，因此戲稱左宗棠爲『左都御史』。此一戲稱其中又有雙關意味；——滿清官制，司監察之責的都察院，正主子只有滿漢左都御史各一，左副都御史各二，至於那些個『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全都是各省總督、巡撫兼領的一個空頭銜罷了。

清朝人物名氣最大，名聲傳播最廣遠的，獨推安徽合肥李鴻章。因爲寰球各國，通商巨埠，無處不有中國飯館，而中國飯館的菜單子上，爲五洲各國上下人等頂欣賞，叫得最多的一道菜，是爲『李鴻章雜碎』，甚或爲『李鴻章飯』、『李鴻章麵』、『李鴻章雜碎湯』。爲此英文字典上特地造了個字曰『Chop Suey』。其實中國食譜上並沒有這個名堂，『李鴻章雜碎』是先有菜名而後有菜的。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李鴻章在致賀俄皇加冕頭等專使任上，轉赴英美法德各國答訪，抵達美國時忽然動了蓴鱸之思，命華人街的飯館子做幾個中國菜來嚐嚐。洋人看到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中國菜時，驚喜交集，大爲好奇，一個勁兒的釘住問這叫什麼？那叫什麼？李鴻章的隨員無法一一奉答，就祇好唬唬洋人統以『雜碎』爲對。於是『李鴻章雜碎』不脛而走，風行全美，紐約一地便開了三四百家『李鴻章雜碎店』。中國菜原本色香味俱美，『什錦』式的雜碎更是無麗不臻，有美皆備，宜乎不久便成爲世界各地仕女一致激賞的中國美味。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得意弟子，衣鉢傳人。曾國藩曾經略帶調侃的說過，他的弟子之中：『俞蔭甫拚命著書，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便是俞樾，號曲園，少荃是李鴻章的號。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當過刑部郎中，和曾國藩是戊戌科（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的同年，兩個人都在北京供職，所以李鴻章曾以年家子的關係，成爲曾國藩的入室弟子。二十五歲他中進士，任翰林院

庶吉士，照舊的跟曾國藩朝夕過從，鑽研義理經世學問。儘管梁啓超評李鴻章『不學無術』，可是他的學養，確係得自曾國藩的薪火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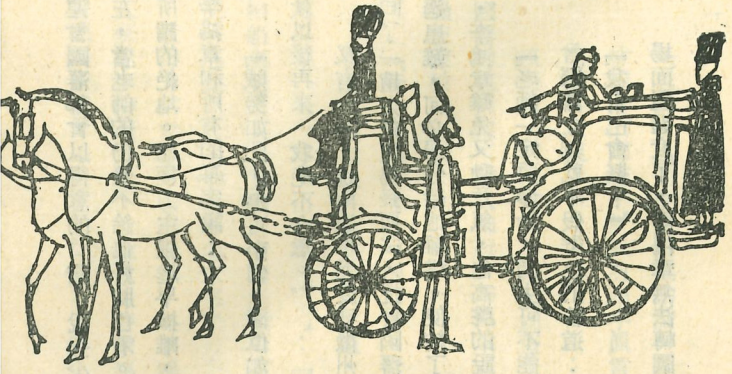
曾國藩爲培植李鴻章這個『替手』，花了不少的心血。由於李鴻章意氣太盛，氣燄過高，曾國藩眞是想盡了方法予以壓抑。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李鴻章在安徽巡撫福濟幕中襄贊軍事，雖然他親自率兵連克州縣，可是論功行賞只得了個福建延津邵道的虛銜。李鴻章在安徽不得志，便去投奔時在江西督師的曾國藩。他以爲老師念在兩代交情的份上，一定會給他一個好差使。不曾想到謁見以後在旅館裏一等就是個把月，老師那邊連聲吩咐都沒有。迫不得已，他祇好託老師的幕客，丁未（一八四七）同年陳鼐代向老師表明自己的來意。然而曾國藩聽後卻冷冷的答道：

『少荃他是翰林，志大才高。這裏局面太小，淺水溝裏怎能容得下鱷鼉巨艦？』

陳鼐便連忙替他解釋的說：

『少荃近來也算經過不少磨折了，大非往年的意氣可比。老師何不試他一試呢？』

曾國藩這才答應了讓李鴻章參與他的戎幕，照說，他就該謹愼言行，知所檢點。然而年已三十一的李鴻章，公子哥兒的習氣仍深。曾國藩有個習慣，每天黎明必定要邀集幕僚共進早餐，有時候談談公事，有時候也發發議論，說說笑話。李鴻章怕起早床，難免視早餐會報爲畏途。一日



，他爽性以頭痛爲辭，賴在床上繼續睡大覺。

這一下可了不得！曾國藩那邊，親隨、差弁，一撥撥的上李鴻章臥室來催。李鴻章把心一橫，來上個相應不理。於是曾國藩便派來了專管護衛傳宣的巡捕老爺，大聲告訴躲在被窩裏的李鴻章說：

『大帥交代了的，非得人到齊了不開飯！』

李鴻章心知自己拗不過老師的『挺經』了，倉皇披衣而起，趕到了飯桌子上。這一天的早餐會，曾國藩自始至終一語不發，一直等他把飯吃完，放下筷子，他方始在極度的僵窘難堪中，正色的說：

『少荃，你既入我幕。我有一言相告，我這裏只講究一個誠字。』

受過了這一次教訓，李鴻章的嶙峋傲骨，登時就縮回去一大截。當他在曾國藩幕中漸漸有了良好的表現，

連曾國藩都曾以得意的口脗，說過少荃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的話。可是一旦師生意見相左，當老師的仍然不給他好臉色看。祁門之役，李鴻章曾力陳祁門地形宛如陷在釜底，是爲兵家所謂的絶地。他極力主張趁早撤離，曾國藩不表同意。李鴻章據理力爭，曾國藩便板起了面孔對李鴻章和所有的幕客說：

『賊勢如此，無可奈何。諸位如果想要暫且回去的話，可以先支三個月薪水。等這邊打完了仗以後再來，我絶不介意。』

又有一次，皖南道李元度守徽州，故違曾國藩的節度，開城出戰，致使徽州失陷。他匆匆的回了一趟大營便揚長而去，把曾國藩氣壞了，要奏報朝廷參劾。李鴻章認爲曾國藩曾與李元度共過患難，何必過分給他難堪。便約了另一位幕客同去爲李元度說情。師弟二人言詞之間起了爭執，李鴻章難免又動意氣，他高聲的說：

『老師一定要參劾，門生可不能擬這個稿！』

曾國藩立刻就不假辭色的答道：

『我自己會擬！』

場面僵過度了，李鴻章無法轉圜。他只好一路負氣到底的說：

『老師自己要擬這個稿的話，那麼門生就只有告辭了。』

曾國藩的回答，就只有四字眞言：

『聽君之便！』

沒奈何，李鴻章只得捲起舖蓋走路。他到江西，賦了一年的閒。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曾國藩力克安慶，設立帥府，李鴻章老起臉皮，寫了封信去道賀。不久，就收到曾國藩的回信，不過寥寥數語：

『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

李鴻章獲信後，立即束裝就道，重入曾幕，師生交謹如前（筆者謹在此順答讀者某先生：我用這個『謹』字，出自禮記檀弓：『三年不言，言乃謹。』並謝指教）。一年後，蘇州士紳僱了輪船來請援師，曾國藩便奏保李鴻章募淮軍赴滬。再密奏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當李鴻章募了八千名淮勇，曾國藩又幫著他按照湘軍營制，編制成軍，派他麾下最得力的大將郭松林統率，叫李鴻章將這支新銳，帶到上海，李鴻章到任一月，清廷命他署理江蘇巡撫的詔旨已下。這意味著李鴻章被曾國藩開導、磨練得火候已足，他可以『出師』，獨當方面大任了。

李鴻章一出師，簡直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他在上海練兵選將，率領淮軍連續克服蘇常嘉興，戰功彪炳，聲名大噪。於是實授江蘇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直追乃師。這時候，距他辭離老師幕府，前後不過兩年。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曾國荃克金陵，太平天國之役，告一結束。而東捻、西捻亂事並起，河北、山東、河南、湖北一帶，遍地荐荷，風雨飄搖。清廷命曾國藩再平捻亂，做老師的便將此一建立殊勛的大好機會，讓給了自己的得意門生李鴻章。捻亂漸次肅清，曾國藩卻在直隸總督任上，爲了天津教案，鬧成『豬八戒吃人參果，裏外不討好』，朝野交相指責。他荐舉李鴻章繼任北洋大臣。李鴻章一走馬上任，偏就碰上了普法戰爭爆發，法國人自救不暇，歐西列强的目光轉注於西方，誰也沒功夫藉天津教案向大清帝國敲詐勒索了。李鴻章就此被國人視爲交涉能手，外交專家。咸同中興以後，幾乎所有的涉外事項，非他莫屬。

李鴻章前後當了二十多年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不但是全國各省督撫的領袖，同時也成爲世界各國跟中國辦交涉的唯一對象。然而，他首度出國，也就是奉旨充任致賀俄皇加冕頭等專使的那一回，卻由於執意遂行他的聯俄制日政策，簽訂中俄密約，自以爲：『二十年無事可以保矣！』殊不知實已中了俄國老毛子的陰謀詭計，給國家帶來了不盡的禍害。爲朝野所詬病，成爲他

顯赫一生的白璧之玷。事實上，當時自也有他不得而已的苦衷，他是在想用一個大而無當的俄國，嚇阻西方列强的侵略攻勢。殊不知正好應了『與虎謀皮』的那句老話，其結果反倒加速了俄國的著著進逼。

由於列强覬覦不已，滿清國勢積弱，在所謂『弱國無外交』的情形下，大清帝國動輒得咎，飽受欺凌。一起交涉，必定是賠款割地，喪權辱國。所以，李鴻章不辦交涉則已，一辦就準定担盡了罵名。甲午中日之戰敗後的馬關條約，庚子拳亂過後的辛丑和約全都由他經手。他以國家的大宗權益，交換暫且苟安於一時。固然情勢迫人，不得而已，可是國人也就交相詬罵他是『媚外』、『漢奸』了。

罵李鴻章『媚外』，確實是有點寃枉，因爲李鴻章跟洋人打了那麼多年的交道，他對外國人非但不『媚』不『懼』，尚且極端輕視，李鴻章在外國王公大臣面前其氣燄之高，神情之傲，簡直的就叫人受不了。當年各國駐華公使之中，就數法國公使施阿蘭意氣最盛，又極狡獪，連當國秉政的恭親王奕劻都深感難於應付。施阿蘭往謁在恭親王手下辦事的李鴻章，兩人正談公事，李鴻章卻突然抽冷子的問一句：

『你今年多大歲數啦？』

縱然於禮不合，但是施阿蘭卻不得不答，他據實以告。詎料李鴻章聽了以後，竟撚鬚微笑，貌至慈祥和悅的道：

『那麼你是跟我孫子同年的了。——記得去年我路過巴黎，曾經和你祖父一連談了幾天，談得好不歡暢。你可曉得這件事嗎？』

施阿蘭差一點爲之當堂氣結。不過，他那股驕橫之氣，自此可也就減殺得多了。

李鴻章所謂的：『路過巴黎』，正是他赴俄簽訂密約後，報聘英法德美各國之際。李鴻章一輩子就祇去過那一趟歐美，此外就是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他因爲在馬關受了伊藤博文的氣，又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槍，所以在馬關行後他把日本人恨之入骨。聯俄政策也是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所產生。李鴻章那次乘輪船到俄國，途經日本。日本官方替他準備了行館，安排好歡迎節目，可是李鴻章說什麼也不肯上岸。從人勸他說如此矯情寧非有礙兩國邦交？他便憤憤然的答道：

『我發過誓，這一輩子再也不踏日本的地。』

但是在船上宿過一夜以後，第二天早晨要換船。李鴻章一問從這船到那船所乘的小火輪正是日本製，他又不肯坐。僵持許久，方由兩船的船長商量好，架一道飛樑讓他走過去。當年業已七十四歲的這位倔强老人，便這麼在驚風駭浪，兩船劇烈顛簸之際，像走鋼索般的冒險蹣跚而過。

當時俄國由尼克拉二世當政，李鴻章進行談判的對手方是財政大臣維德，此公魄力雄渾，精明强幹，是帝俄時代最負盛譽的大政治家，有『俄國財政界彼得大帝』的雅號。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後曾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翌年辭職，他曾避居國外寫了一本未完成的回憶錄，對尼古拉二世執政時期的政壇密勿洩露頗多，俄皇曾經派人抄沒他的原稿。但是維德機警，他先期用別人的名義將原稿送進銀行保險箱，因而才保存了這一段珍貴的紀錄。維德在他的回憶錄裏曾經坦率寫出李鴻章所給予他的印象，略云：

『我因爲職位關係，使我和許多大政治家相結識，其中並有數位乃是歷史上的不朽人物。在所有的這些大政治家中，李鴻章的風度，卻使我印象特別深刻，他眞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大政治家。雖然他是個中國人，從未接受歐式教育。但是他卻深具中國學識，尤其具有一個極爲健全明白的頭腦。李鴻章在中國歷史及政府之中，關係極爲重大。因爲，在實際上，只有他才是中國眞正的統治者。』

李鴻章和維德相處得大致還算愉快，不過，這兩位大政治家見面之初，維德誤以爲李鴻章特意擺給他看的那副排場，卻使他有點爲之愕然。其實這正是李鴻章的生活習慣，他向來『君子動口不動手』，什麼事都有人替他服侍得妥妥貼貼。因此他才習慣成自然的，嘗着維德的面由侍從

替他穿衣、著鞋、捧烟袋、點烟、抹香油、按摩、敲背搥腿，……凡此都是層次分明，如有節奏，而且一刻也不得遲誤。李鴻章每天非得自己動不可的事，大概除了吃飯便溺，就祇有午餐後例有的廊下散步。但也得有人替他脫下長袍，穿着短打，在走廊上來回走那麼幾十遍。散步時身邊還有一名隨從幫他默記步數，直到隨從高喊一聲：『夠了！』李鴻章方始止步。這時，早有人高高的打著簾子，讓他回房坐在皮交椅上休息。然後便有一羣人圍了上來，遞酒的遞酒，搥背的搥背。

祇有一次，李鴻章給維德所親眼目覩的一幕，顯然有失風度。那是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卓駕來訪，李鴻章大搖大擺的往椅子上一坐，直到布加拉王公和他的隨從走進客廳，他才站起來略走幾步表示歡迎。布加拉王公被李鴻章過於托大的態度所激怒，他便在相互問候，分賓主坐定之後，向李鴻章作嚴正聲明，他說他是一國的元首，專誠拜訪只是向中國大皇帝致敬，跟李鴻章個人完全無關。

布加拉王公把話交代清楚，站起身來就走。李鴻章居然會前倨後恭的直把他送到車上。維德正在暗自稱奇，憑布加拉王公也能使目高於頂，眼中無人的李鴻章爲之折服？李鴻章令人猝不及防的一記回馬鎗來了。

王公都已經坐到了馬車上，車伕揮鞭待行。李鴻章突然喊了一聲：『且慢！』王公的翻譯，一名俄國軍官伸首窗外，很恭敬的說：『請問，有何見教？』於是，李鴻章不疾不徐的答道：

『請你立即轉告王公，我有一件事忘記告訴他了，現在剛剛想起。他的開宗祖師謨罕默德，從前曾在中國，後來因爲犯罪被罰，公諸於衆，並且把他驅逐出境。大概是他偶然逃竄到他們那裏，給他們建立了宗教。』

言訖，拋下相顧錯愕的衆人，面露得意笑容，邁步回到俄皇爲他準備的寓所。

對待外國的元首，如此倨傲，對待本國的僚屬，氣燄之高，那就更上層樓，無所不至了。李鴻章的當面罵人損人，確曾令他同時代的人物大叫吃不消。他勉勵部下要說口娘好好的搞！有一位同鄉晚輩裘景福，以戶部主事改任知縣，分發廣東，路過天津，到督署謁見李鴻章。賓主剛落座，李鴻章便毫沒來由的高聲說道：

『你要到廣東去刮地皮呀！』

十年後，李鴻章外放廣東總督，裘景福正調任南海知縣。他再去謁見李鴻章時，李鴻章問他：

『你又放了首縣，到任以後，政事將以何者爲先呀？』

裴景福時刻難忘當年的那一悶棍，他斂容正色的回答：

『先刮南海地皮！』

李鴻章不禁訝異的問：

『十年前的一句話，你到此刻都還不曾忘記嗎？』

裴景福抗聲答道：

『中堂之命，中堂之戒，怎敢忘記哩？』

這時候，李鴻章也莞爾的笑了，他一語雙關的說：

『好好，地痞（皮）要刮乾淨些啊。』

皖北人稱匪爲地痞，南海多匪，所以李鴻章靈機一動，才有這般的妙語解了圍。這是他平生罕有的碰到了强項者，硬頭貨。罕不下來時，唯有出之以幽默。

對下屬如此，對同僚，甚至官職比他高的，李鴻章也是當『人』不讓，絕對不吃眼前虧。

同治皇帝奉安大典，李鴻章照例協辦皇差。主辦人是滿籍大學士靈桂。兩人同爲中堂，但是滿中堂地位要比漢中堂高。李鴻章的轎夫不懂這些個，只曉得普天下唯有他們家中堂頂大。爲了在打尖站上停放大轎的位置，兩位中堂的轎夫爭吵了起來。靈桂的轎夫說我家中堂在你家中堂之

上。李鴻章的轎夫就反唇相譏：『要不是我家中堂，你家中堂會有今兒個呀？』雙方於是大吵大鬧，被李鴻章聽到了，立刻就叫一名巡捕官站出來高聲傳話：

『中堂大人吩咐下來的：讓讓他，讓讓他，不要惹動癩狗亂咬人，不是好玩的喲！』

當時，滿中堂靈桂，正跟李鴻章並肩坐著在吃飯，聽到李鴻章的巡捕官這麼當衆一罵，——

『黃狗偷食，黑狗遭殃！』便跳起八丈高，也消不掉胸中的這一腔氣惱。

倨傲侮慢，徒逞意氣，原是曾國藩要李鴻章痛切戒絕的，就是李鴻章自己，也曾親筆寫過：

『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這般大有宰相吐屬的座右銘。然而，同治十一年乃師死後，隨著官秩日高，威望愈隆，李鴻章就難免故態復萌，越演越烈了。氣燄太高，官架子太大，不但使他勛名減色，長年受謗，結了不知多少冤家，吃了無法勝數的暗虧。——倘若不是慈禧懷念舊勛，奕劻全力支持，李鴻章往宮裏的紅包送得多，在那種烏烟瘴氣，腐敗窳劣的滿清官場，他那能當上二十多年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極可能他早就遭了禍。

李鴻章歿於督辦政務處大臣任上，享年七十八歲。卒謚文忠，追贈侯爵。

瓊瑤小說選輯

水雲 四·〇〇
星河 一六·〇〇
庭院深深 四·〇〇
彩雲飛 六·〇〇
翡翠風 三·一〇
月滿西樓 二·四〇
寒煙翠 六·〇〇
紫貝殼 五·〇〇
船 五·〇〇
潮聲 六·〇〇
幾度夕陽紅 七·〇〇
蒹絲花 五·〇〇
幸運草 五·〇〇
六個夢 五·〇〇
煙雨濛濛 五·〇〇
窗外 五·〇〇

司馬中原小說集

狂風沙 一六·〇〇
石鼓莊 四·〇〇
魔夜 二·〇〇
青春行 四·〇〇
路客與刀客 五·〇〇
紅絲鳳 四·〇〇
煙雲 五·〇〇
綠楊村 三·一〇
啼明鳥 七·六〇
天網 五·〇〇

張愛玲小說選輯

秧歌 三·〇〇
流言 二·四〇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

怨女 五·〇〇
半生緣 四·〇〇

高陽歷史小說

荊軻 五·〇〇
李娃 五·一〇
風塵三俠 四·〇〇
少年遊 七·〇〇
慈禧前傳 六·〇〇

於梨華小說選輯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五·〇〇
夢回青河 五·〇〇
雪地上的星星 二·〇〇
燄歸 七·〇〇
變也是秋天 三·〇〇
三·〇〇

孟瑤小說選輯

第一輯

畸零人 四·〇〇
斜暉 一·六〇
亂離人 一·六〇
含羞草 一·八〇

第二輯

太陽下 二·〇〇
食人樹 三·〇〇
浮雲白日 三·〇〇
翡夢記 三·〇〇

第三輯

退潮的海灘 二·四〇
孽生的故事 五·〇〇
心園 四·〇〇
窮巷 三·〇〇

第四輯

踩着碎夢 二·四〇
荊棘坡 二·四〇
紅燈，停！ 二·八〇
羣癡 二·〇〇

第五輯

飛燕去來 四·〇〇
這一代 六·〇〇
却情記 三·三〇
磨劍 四·〇〇

第六輯

三絃琴 三·〇〇
危巖 五·六〇
杜甫傳 四·〇〇
望斷高樓 三·〇〇

華嚴小說選輯

和風 四·〇〇
智慧的燈 四·〇〇
七色橋 四·〇〇
生命的樂章 四·〇〇
玻璃屋裏的人 三·一〇
晴 四·〇〇

朱西甯小說集

畫夢紀 三·〇〇
貓 四·〇〇
狼 三·〇〇
破曉時分 四·〇〇
旱魃 四·〇〇
鐵漿 三·〇〇

張漱菡小說集

七孔笛 二·八〇
意難忘 三·六〇
江山萬里心 四·〇〇
翡翠田園 五·〇〇
飛夢天涯 二·八〇
心魔 三·〇〇

薇薇夫人集

融融集 三·〇〇
啣泥集 三·〇〇
短言集 三·〇〇
關關集 三·〇〇

女作家選集

雪地上的星星 於梨華著 二·〇〇
好一個秋 王令嫻著 二·四〇
屬於十七歲的 季季著 二·〇〇
碎情記 徐薏藍著 二·〇〇
反舌集 丹扉著 三·〇〇
翠姑 吳崇蘭著 二·〇〇
夢的船 胡品清著 二·八〇
紫紗巾和花 韻茹著 二·〇〇
我心深處 冰瀅著 三·〇〇
已涼天氣 疏影著 二·八〇
陌生人來的晚上 畢璞著 三·一〇

文藝小說

古道斜陽 田原著 八·〇〇
楓葉莊 雲菁著 六·〇〇
偶然 綺歛著 四·〇〇
希望門 蔡哲謀著 三·六〇
九個春天 疏影著 四·〇〇
鬼狐列傳 即將出版
風鈴組曲 茅及銓著 四·〇〇
眉月山岡 蔡文甫等著 四·〇〇
微曦(四冊) 雲菁著 二·四〇
昨夜星辰 馮馮著 一六·〇〇
長青島 馮馮著 一〇·〇〇
古樹下 畢珍著 八·〇〇
雲泥 畢珍著 六·〇〇
白雲深處 郭嗣汾著 四·四〇
同心草 郭嗣汾著 四·〇〇
星星在那裏 朱小燕著 五·〇〇
翠冷紅斜 朱小燕著 四·八〇
煙鎖重樓 朱小燕著 二·四〇
七個珍重 范思綺著 二·四〇
莫萊湖 程漪著 二·〇〇
同是天涯 程漪著 三·〇〇
浪歌 彭中原合譯 三·〇〇
土司風情 歐陽佩君著 二·四〇
不認識你多好 光泰著 三·〇〇

女人與男人

我不要哭 吳崇蘭著 四·四〇
泥人與狗 季季著 四·〇〇
雨荷 季季著 三·〇〇
河上的霧 朱秀娟著 四·〇〇
何處是歸程 蕭白著 二·〇〇
花弄影 茅及銓著 四·〇〇
拾鄉 司馬長風著 二·四〇
雨夜的月亮 吉錚著 二·〇〇
漫漫長路 蔡文甫著 二·〇〇
流雲 楊思諶著 二·〇〇
遺落的種子 徐薏藍著 二·〇〇
抓不住的雲 蘇雲青著 四·〇〇
加色的故事 王令嫻著 一·六〇
巧婦 林適存著 二·八〇
多少柔情多少淚 林適存著 四·四〇
月將沉 郭錦隆著 二·〇〇
殘情 馮菊枝著 二·八〇
不是荒塚 徐毅著 三·六〇
黑牛與白蛇 韻茹著 二·八〇
季倫 楊念慈著 八·〇〇
翠園煙霞 疏影著 三·六〇

古典小說

纖巧 疏影著 三·六〇
白蘭花 張谷著 四·〇〇
張谷著 四·〇〇

詩選

現代名詩選譯 施穎洲譯 五·〇〇
世界名詩選譯 施穎洲譯 三·〇〇

傳記文學

蔣碧微回憶錄 蔣碧微著 三·〇〇
(第一部)
第二部上·下二冊 蔣碧微著 八·〇〇

專欄著作

趙寧留美記 趙寧著 三·〇〇
警網搜奇錄 李勇著 七·〇〇
威同十傑 章君穀著 二·四〇
戊戌六君子 章君穀著 二·八〇
西窗舊話 羊汝德著 三·〇〇

從台灣看世界

西山十怪 馬克任著 三·〇〇
西行散記 章君穀著 二·〇〇
異世界 王晶心著 二·〇〇
東南西北集 陳壯飛譯 五·六〇
中國人在美國 孟平著 三·〇〇
留美外記 尹雪曼著 四·四〇
海外夢迴錄 尹雪曼著 三·六〇
日本見聞記 崔萬秋著 四·〇〇
東京見聞記 崔萬秋著 四·〇〇
見刺集 丹扉著 四·八〇
吸塵集 丹扉著 三·〇〇
搬弄集 丹扉著 二·四〇
新綠集 童世璋著 四·〇〇
粗茶集 童世璋著 四·〇〇
品茶集 童世璋著 三·六〇
中國情報人員 李勇著 五·〇〇
工作實錄
新聞網外 李勇著 二·八〇
歐遊雜記 方瑀著 三·〇〇

世界名著

夢的字典 夢天譯 二·四〇
菲律賓短篇小說集 施穎洲譯 三·〇〇
美麗與哀愁 朱佩蘭譯 三·〇〇
奇幻人間(一) 林瀅選譯 五·〇〇
奇幻人間(二) 林瀅選譯 五·〇〇
夏威夷·雲菁·張時·孟絲譯 六·〇〇
米蘭夫人 文瑜譯 四·〇〇
彭莊新娘 張時譯 四·〇〇
綠野 張時譯 二·四〇
日光城堡 張時譯 二·四〇
孟園疑雲 張時譯 三·六〇
愛 張時譯 三·〇〇
弗蘭妮與祖夷 趙爾心譯 三·〇〇
狄園夢 文瑜譯 二·四〇
重回蜜月鄉 姚姮譯 二·六〇
春愁點點 朱佩蘭譯 五·〇〇
帝王列傳 方今譯 三·〇〇
仲夏之死 劉燕沙譯 三·〇〇
英國床邊故事(二)冊 王季文譯 一〇·〇〇